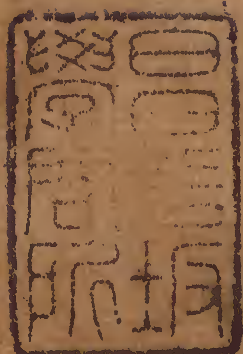


孟子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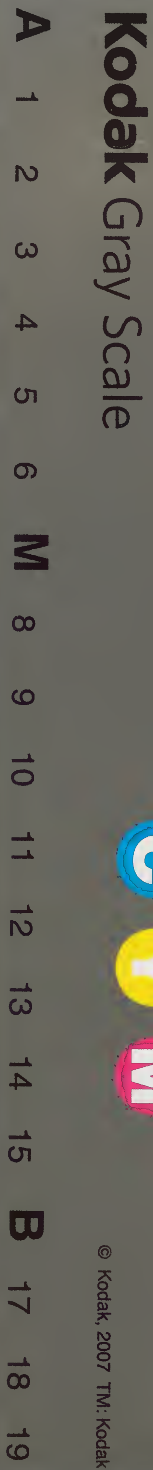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五		
函	二	書	
一	二		
七	四	冊	號
架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0
冊數	24	(19)
函號	277	160

增訂四書大全十九

五六



孟子集註
卷之五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淺草文庫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四章皆言滕事末章辨墨道因許行之學附記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附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為臣於齊歸雛而即如宋與宋句踐戴不勝答問

川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曰百五十餘里。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四書釋地續曰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慎觀子三年癸卯宋稱王後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在淮泗之間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者以孟子在魯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滕文公上

端喜齋

書晉詳及地理者僅見金仁
山一人仁山長於其學故元
史載其一事襄樊之師日急
宋坐視弗救履祥因進牽制
橋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
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將不
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船所經
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隄
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
終莫能用及後朱重張清獻
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
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
後人服其精確

說統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
句正相表裏言這性充得去
時便是堯舜蓋堯舜與人同
是一性即做到唐虞事業不
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
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即人人

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
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
○呂晚村曰孟子曰人皆可
為堯舜良知家言滿街都是
聖人其言似合而有冰炭之
異一則師心自是一則須致
知力行以必至於聖人也滕
世子為人想是資性粹美而
氣魄薄弱故孟子特以此開
發激動之然驟聞此言焉能
無疑不是定要他不疑纔疑
亦便可進說耳又曰性善及
面只對性惡一宗不旁及三
品之論所見方卓蓋凡為異
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惡之
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
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統
攝故又遁此二宗則惑亂益
巧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
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上然至善

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

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新安陳氏曰四

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告子盡心篇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故

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

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居隘於用

力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已包後而成闕等三說之意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

撮其大旨如此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啓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

後來不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聲節即

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

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

而後非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

概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須是如說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說性

與天道耳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

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

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

是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

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

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者脩又曰未發之前氣不

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

讀本

也無善惡者故捨惡與善同
滅所謂子及汝偕亡也總是
極憎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
得看告子先本作杞柳之說
後道而為湍水又道為生之
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
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
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獪別無
他法○困勉錄曰大全辨謂
只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
謂之質流行於形質之際謂
之氣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
質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
強弱之不同而以程朱言氣
質之性為非又引朱子晚年
定論為證可謂不知而妄言
彼蓋未識心之屬氣質而晚
年定論為陽明矯誣之書也
份按薛文清公云天理本善

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
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
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性善之性與堯舜
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之性虛性之只
是合下稟得自下便將來受用○性善故人皆可為
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問人未能使至
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
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
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人到得堯舜
地位方做得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
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
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
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怵惕
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
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
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
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箇

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云性
即理也又曰元者善之長亨
利貞皆善也仁為善之長禮
義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
善而無惡也明矣愚謂此二
條論性善語皆破的已探入
天命之謂性節下

物事○問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
以為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潛
室陳氏曰纔識氣質之性即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
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此義孟子
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
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
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雲峰
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
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止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
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
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到告子所
謂性之謂性蓋性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
不好底道理故曰性善也○問性善之性與堯舜
簡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
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
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
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造喜齋

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孟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而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人則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懈於學聖人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歟通考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傅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氏程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

本然之理而言附陳北溪四書字義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閒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著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所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就移人分上說是指

份按天道一而已矣註中明以本同一性解之可見道一印性一也朱子答黃子耕書所謂道與性字其實無甚異是也鄒嶧山謂若說性卽道便欠渾融誤其存疑謂道字分明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亦屬騎牆之見

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黃氏曰抄讀晦菴稊學辨蘇氏謂孟子之於善見其繼善而已先生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無毫髮異愚謹按先生平日論易與孟子之言善本分兩截繼之者善言太極分陰陽繼此而生人物者皆此善是主造化而言孟子道性善言人性所得於陰陽造化而生之理渾然純粹是主人性而言人性之善正由本陰陽繼之者善故無不善蘇子誤認繼之者善爲人物既生以後之事故先生不復如平日分兩截徑探其本言之學者更當參其平日之言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去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

聖愚本同一性而言已盡無復

扶又反下同

有他說也

朱

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問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雲峰胡氏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自上支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卽同此道又何疑焉附存疑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爲堯舜之說未

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箇上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是這一箇道理○蒙引天道一而已矣言道理一吾不容有二說也前言已盡矣道理也此道字泛說尤活或以道出於性性一故道一言者雖知有道德性之別然解此義泥矣不知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德行性命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

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颺古覓反

成颺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

四書錄曰觀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吾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說統曰舜何人予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遂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模擬上著力有敢作敢為的氣象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自付自憂的光景○齊谷註曰我師謂我師師而不至非為我之師也

也○翼註曰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說叢曰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湖南講曰問引成颺等語舊解俱釋道一今講釋稱堯舜何故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周公皆是以人實之明與堯舜相映照然前文稱堯舜原為證性善此則釋堯舜亦即是證道一不必疑有異同

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

不當復求他說也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雲峰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大行之力人自異於堯舜○蒙引吾何畏彼哉者以其道之一也亦有為亦若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為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此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意也○存疑使道不一聖賢又有一箇道則聖賢不可幾及成颺等何以謂聖賢不足畏有為亦若

遜喜齋

是哉。故知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旨。彼丈夫我丈
夫。舜何人。子何人。等處。都要以性入說。○蒙引能有
為者。盡其性而已矣。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何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

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

以去惡而為善也。朱子曰：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

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蔡氏曰：方言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勉齋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

縱承卷曰：性統天下之同善，其身善天下總是我性分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說叢曰：孟子言性善而即歸到可以為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下文。喪禮并田學校正性善作用處。○困勉錄曰：依此二條則上面三節似已兼事業在內。淺說亦似如此。據蒙引存疑則上面只證修身至末節方兼事業說，蒙存似不是。

厲其志。○雙峰饒氏曰：前面文公再去見孟子時，是疑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為堯舜。故孟子以成覿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瞑眩之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為處。○淺說欲師聖人，惟患無奮發之志，不患無勢力之資。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國雖云小矣，苟本之於身而達之於政，以其所以治己者而治夫人，則雖小國猶可以為善國。但恐立志不高，自治不勇，見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身之汗濁固不足以為善人，而紀綱廢墜亦不足以為善國。故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有志於復其性而為聖賢者，尚知所以自勵云。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

讀本

言信矣。西山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新安陳氏曰林氏於下章言喪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類推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文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二年之喪

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

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

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

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本

下縫音逢也。不緝音七人。曰斬衰音催。緝音同之曰齊衰。疏音

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

○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三日不食。

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衆臣也。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此皆

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巳。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

達之類。○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闊，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無古今之異。

然友友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友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四書釋地續曰：漢梅福有言：諸侯尊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為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

滕文公上 遯喜齋

蔡邕霍衛毛聃鄒雍曹滕車
原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
稱魯為宗國滕父兄百官所
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註以
為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
余笑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
耶又不記周公太妃之第七
子為武王母弟第五人耶祝
佗不嘗言先王尚德不尚年
耶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
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
者也真得其旨矣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按春秋
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
子某既葬稱子賡年稱公左
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
不待除年始稱君此二傳之
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
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為

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
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
子不獨既葬為然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
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
除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
定為三年喪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
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
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
猶稱之為子直至除年改元
然後兩稱為君曰君如彼何
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
孟子於滕行蹤歲月亦略可
見矣

孟子卷之五

為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通考趙氏惠曰文王之子

周公旦旦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綉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然謂二國不行三

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

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去聲上

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

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朱子曰古宗國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

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南軒張氏曰考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

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

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

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十 適喜齋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

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

字通也偃伏也必偃以上皆孔子語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

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當責之於己是應前面固所自盡之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可他

求之意○雙峰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附蒙引即位而哭位喪位也

然友及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

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

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可謂曰知疑有闕

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

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

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

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

孟子

滕文公上

通喜齋

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公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眾而行。又以為知禮何耶。蓋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

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雲峰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爲也。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慶源輔氏曰。前

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此但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得越國往。

四書脉曰民事暗指制產行
政說講內全要合經國區處
以應下面等意勿泛講○蘇
紫溪曰七月之詩周公欲成
玉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
其詞而玩之則知有周盛時
臣所以咨嗟而告戒者惟此
民事君所咏歎而圖維者惟
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
耶全是要文公以此為法民
自急其事意却輕○份按蘇
紫溪所云困勉錄謂此新說
之勝於舊說者也愚謂舊說
自不可廢似當以兼用為長
蓋民之自急其事如此而君
顧可緩之乎此有周盛時臣
所以咨嗟告戒君所以咏歎
圖維皆此民事也

說曰按通章以不緩民事
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
實用處正經界則行助之實
用處○徐徽弦曰通章大義
只歸重急民事而行助以養
其民上前段論制產說到明
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百姓
親睦總見助法之善若以養
與教對說則失本枝之辨若
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
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又
失立言輕重之辨

徐徽弦曰為有仁人在位先
發出不忍人之心以為行政
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箇根
本著實處若無恭儉一節便
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說純曰是故一字承上仁人
不可罔民說來恭而禮下帶

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
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絢音陶亟
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
反

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

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扶又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慶源輔氏曰詩
言民之趨於農

功自然如此其亟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
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人君若若能
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也思過半矣附存疑
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章大指通章皆是此意引詩

是證民事不可緩之說丘公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
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恆心無恆心由於無
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恆產不可不制也
故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夏后氏五
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一節又
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其然
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便畢戰問井
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蒙引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民自以農事為急也惟民所急在此故君當
以為為急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乃冬月事也故云
來春將復
始播百穀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

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
見前篇是故賢

孟子曰

說禮下卽所謂不侮人有制
卽所謂不奪人○焦漪園曰
本重取民有制却兼禮下者
設官正所以爲民也且禮下
有定額而不至於多取亦同
歸於厚民矣○困勉錄曰恭
儉節蒙引有二說一是自治
而後及人也一是有仁心而
後有仁政也看來兼用亦得
又曰大全趙氏謂禮下所以
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殊謬
此處無學校意在內麟上收
之誤也蒙引得之○按蒙
引謂取民有制便是仁取民
有制者必能以禮接下故并
言之此是以取民有制爲主
却又云制祿卽禮下之事分
田卽制民產之事故兼言之
又是兩者並重三說何以不
同愚謂禮下確是開下制祿

然制祿原不與制民產並重
則以取民爲制爲主固無不
可也

農書曰嘗考尺度畝法周之
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

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趙氏曰禮下所

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
法也○蒙引放始違於道辟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
矣侈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罔民者但知自利
不知利民故曰爲富不仁矣此其上下支相屬之意
賢君必恭儉正與罔民者反也取民有制便是仁取
民有制者必能以禮接下以禮接下者必能取民有
制故并言之不似後人綁定文字格式也先儒謂禮
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者太泥蓋自民事不可
緩也直至雖周亦助也皆只是說爲國者當先制民
之產之意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一條方是教民之
事所謂然後驅而之善也○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
產只是儉德下復兼恭儉言者蓋恭儉皆賢君之事
也恭者必儉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相須制祿
卽禮下之事分田卽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
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爲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
二字○一說恭儉以德言禮下取民有制以事言有
是德於中則云云○恭則能以禮接下無關於教民
事之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

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

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死儒多
以爲孟子不以人廢

言集註則以爲言雖同而
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禮記文公上 百 適喜齋

大於周而非地之有多少也
○孫氏謂夏之步大蓋尺猶
是尺特以八尺為步較之以
六尺為步者多一尺六寸其
步則大也農書曰知錄謂夏
之尺人未知孰是○信如農
書曰知錄之言則夏商之尺
大而周為小矣愚考文獻通
考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
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
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
有餘品乃依周禮制尺所謂
前尺也依此尺更鑄銅律呂
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
銘尺寸無差又汲冢盜發魏
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
磬與新律聲韻同於時郡國
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合之
皆應據此知漢尺與周尺無
異至後漢及魏乃長四分有

餘耳其後宋齊梁陳尺比晉
前尺不過差大幾分而北魏
之尺則其大始甚孝文太和
十九年詔改長八尺斛依周
禮制度頒之天下蓋北魏前
尺大二寸七釐中尺大二寸
一分一釐後尺大二寸八分
一釐孝文雖追復周制想其
後亦莫能遵也至隋開皇官
尺即鐵尺一尺二寸通考謂
即北魏後尺然其分寸小異
未知何故通典謂六朝一尺
二寸當今一尺蓋唐之尺即
開皇之官尺也開元九年敕
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
所謂十寸為尺者以和泰為
定鐘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
外官私悉用大者比秦尺一
尺更增二寸則比隋更大日
知錄謂王莽時貨布長二十

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曰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我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蓋天下之
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
畝之所嚮溝涂隨之其南東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
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
潒橫九潒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勢非於
萬夫之外必有山川圍而匝焉穎達疏詩謂鄭氏所
言特設法耳其設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
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荀卿曰修隄
防通溝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
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水以溝
蕩水以遂均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之法異
也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
無適而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
漳以富河內鄭國鑿溼以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
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涇邵信臣之

於鉗盧馬臻之於鏡湖張闡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
於芍陂李襲稱之於雷陂史臣書之以為異績此特
名生於不足耳○遂溝洫潒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
險曰五涂是也○詩傳長樂劉氏曰詩云南東其畝其
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人於溝則其畝東
矣○讀禮疑圖賈公彥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
縱洫橫潒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
其遂注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潒潒注入川遂人云夫
間有遂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
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潒川依此遂溝縱
橫參之可知畝遂溝洫皆廣深等今按詩稱南東其
畝則隨地勢而或南或東以為畝耳豈有耕則通力
井田之遂皆橫而十夫之遂皆縱之理乎耕則通力
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宋子曰此亦不可詳
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但或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
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存疑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
畝

滕文公上
端喜齋

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是今尺又大於唐矣蓋夏之尺最大商次之周最小漢同於周後漢以來稍大而末其北魏及隋始大至唐更大今則其爲大滋甚也○後世之尺既大而古之以百步爲畝者又改爲二百四十步此畝之所以益大也
份按趙氏惠一條千夫十萬畝之田也下脫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廿六字
份按井田之法截然整齊而溝澮則隨地墾闢逐處可行陰氏之說正相反矣

份按困勉錄曰鄉遂之溝澮載於遂人者詳都鄙之溝澮載於匠人者略蓋匠人職只言井開有溝成開有澮云云耳不言其幾澮幾溝也小註趙氏謂每丘縱橫各三溝存疑謂丘當有十六溝未知孰是姑存以俟考愚謂二說恐皆未必然也
份按鄭夾深云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一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澮不幾太多歟匠人共開有溝成開有澮同澮有澮者按文讀則一同一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

畝而分所以謂之徹也。不是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蒙引十夫有溝八家同井夫與家一般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或九人或五人所謂數口之家也。非夫與家不同也。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扶問反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請野九一而助知其然也。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新安陳氏分爲八家家各二畝半以爲治田。一夫所耕公田實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晦是爲八百

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更互也爰於也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夫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易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毛詩甫田疏食貨志云井方一里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而失其本旨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咸以爲然理不可通何則言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言八家皆私田則中央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家

滕文公上 通言齋

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以遂人
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
是大不然今畫為圖以示之
蓋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
井井中有一溝道一列九九
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
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
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
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
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
中有九洫橫一列九九有成
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溝橫九
洫而兩川周而外是謂九萬
夫之地合而言之成則有洫
是成有九洫同開有洫是
一同有九洫匠人遂人之制
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
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
之異但遂人以四方言之
以遂於遂匠人以四方言之

故止一同且份竊觀遂人之
法十夫有溝而匠人則井開
有溝乃是九夫然所差止一
夫也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
成開有洫乃九百夫則相去
遠矣遂人千夫有洫而匠人
同開有洫乃九萬夫則相去
更遠矣鄉遂謂成開當有
九洫同開當有九洫夫以一
成九百夫而有九洫誠可合
於百夫有洫之說然謂一同
九萬夫正有九洫是乃萬夫
一洫又與千夫有洫萬夫有
川戾矣且彼是九洫通一洫
今則九十洫通一洫亦不相
當若易之云同開有九十洫
則是亦千夫有洫矣是亦九
洫通一洫矣蓋十井有一洫
如此並列為九以過於洫則
成開當即有洫以通水而百

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別私存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
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
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
以鄭說同於諸儒又失鄭旨矣○讀禮疑圖春秋穀
梁傳云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
田居一公田為居井竈蔥韭取焉班固云八家各受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
為廬舍在野曰里在邑曰廬春則令民畢出在野冬
則畢入於邑何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
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
為一井故曰井田趙氏云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
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
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
畝半廬舍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今按公田為廬舍
之說起於穀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
以合孟子五畝之說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
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
不惟失先王止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

便蓋一夫一婦食力之小人也就叶斯可以治農業
而死徙無出鄉又同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
出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搬運為煩不欲輕
動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
之先王之立此法果何義耶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
嘗以為廬舍也廬之名說見愚引信南山詩中田有
廬下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為
一處不占公田也然亦取於便農功邇德術去田豈
宜遠哉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
宜合為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
之邑千室之邑丁男之有妻者為室室亦家也所
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非必都邑然有為邑而都邑
亦豈可以寓農民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廬不同
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
中之廬市廛也但為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
而已而農人入居焉則徙業無常非所以為安矣故
管子作內政有曰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
聖主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

五之六上 卷之二十一 滕文公上 二 適喜齋

成爲同共當有九十澮朱子謂匠人許多溝洫川澮與遂人一般則此說固可通也但成開即有澮又與成開謂澮同開謂澮之文不合至遂人謂萬夫有川則九萬夫之同當九川而匠人於同開止云專達於川似一向止一川來祭亦止謂兩川周其外其數又復不一抑又思之十夫有溝與井開有溝所差雖止一天然遂人自一至十挨次並列而匠人則以方言之故遂人之溝長匠人之溝短自此而上以百大合之十井則多十夫以上夫合之成則多百夫以萬夫合之一終則多千夫雖其澮澮之數猶強相牽合而其長短終有不能齊者蓋一則以十起數一則

以九起數故也故不若且從朱子之說而以鄭註分作兩項爲是也○鄭氏以都鄙鄉遂分作兩項可也其謂都鄙中之公邑復如鄉遂行貢法則不可也夫行井田於都鄙中固馬貴與所謂列如井字整如棋局者豈容割裂其地別爲溝洫法以亂之乎鄭氏又謂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爲其從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視民無藝是亦謂爲之說也○鄭氏以鄉遂都鄙分爲三項可也但據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云云而謂近地稅輕遠地稅重則不可也其謂鄉遂家出二兵都鄙家七家止出一兵亦

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化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恆爲士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農之子恆爲農農則野處而不暱韋昭所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法之僅存者也諸儒但見後世四民混而爲一遂謂人皆有兩宅焉此但可爲富室踰侈者言耳豈所以語士著之農夫哉○又按周禮載師以廛里在國中之地鄭註謂廛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其下園廛二十而一賈公彥疏直謂廛是五畝之宅在國中樹以桑麻則廛里在國中而謂之邑也趙氏之說蓋本於此班固謂在野爲里與鄭註不同而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則皆未有以改班固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之舊也

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

藉借也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

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出開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有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可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受用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畝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勦衆廢壞已成之法使其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震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

不可也據包氏何氏之說十井出一乘則都鄙以八十家而出七十五人與鄉遂亦不甚遠也。噫嘻之詩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箋引遂人之文以釋之謂十千為萬夫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萬夫故有萬耦夫遂人所云鄭註所謂此鄉遂用貢法也陳用之以貢法無公田不應有私田之名遂以此證鄉遂之亦用助而諸傳則又謂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反以之為鄉遂用貢之證亦看書之愈出愈奇也。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毛傳訓甸為治而鄭箋則以甸為丘甸而謂南山之地禹治而丘甸之又謂成王修禹之功夫丘甸者井

田之法也然則禹時之野已畫為井田由商及周皆仍其南東之疆理但禹則皆授之於民不別為公田耳又按文獻通考云黃帝始經土設井立步制畝是則不但禹時已有井田且自黃帝以來有之矣。遂人之法所謂鄉遂用貢法也乃經文則以凡治野領起夫鄉之地不可謂之野也遂之地雖與都鄙皆謂之野然系乎所謂野說者謂專主都鄙而言也然則言鄉遂之法而反以治野領起何也。按大國之城或云方九里或云方七里姑以九里論不過方里者千一而大國三鄉共三萬七千五百家以二畝半為宅共九萬三千七百五十畝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溝洫澮道凡水陸封樹自禹濬洫澮距州以來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為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甚難而溝洫澮塗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不定按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為記而所謂畝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所謂畝者闕一步長百步古人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即今種豆麥者作田隣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閒作隣向東南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是不田但正以田隣為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愛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隣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大受田七十隣比周

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隣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而一夫各授田百隣其虛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隣三代可以例推也。傳氏寅曰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甸五百七十六家一人則五百之六十人一旅者軍也餘七十六人為軍外之用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來尚矣但夏貢無公田一夫受田止五十畝一成之地百井甸六十井共五百七十六夫家受五十畝為半夫五百七十六家受田千二百八十八夫耳所餘亦如之以九等通率家受萊之夫則田萊俱取足取一甸之內甸外三十六井其三分去一之法乎成一旅旅五百人二十五成計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七十五成則三軍矣猶餘二十五成以為宅田十田賣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閒田及餘夫之田是方百里僅可為公侯之國見夏之制未設都鄙明矣何

五十一 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適喜齋

推等當得方里者二百零四有奇夫此九里之城公宮於中前朝後市共三區區方三里計方百者二十七其左右各三區僅方里者五而再除去塗巷及大夫士之宅安能容彼民乎即曰城外當更有郭恐尚難以容之且使城郭或足以容而此三萬七千五百家姑以下農夫家五人為率當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比春畢出於野則城郭中且空矣○比長稱徙於國中及郊蓋謂或國中或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故疏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郊然則三鄉之民亦容有居國者何患城郭不能容份謂若云居於四郊又與舊邑在都城之說不合

卒在城又非有公田二十畝為應舍然則每夫五畝之宅八夫共四十畝其母乃復占疆域中為田之實地歟曰非也王氏炎謂九夫為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涂不與焉夫溝洫道路猶不與而民居可知也愚是以益信方百里之果為士田之實數而未嘗復於其中三分去一也

份按傳氏一條甸六十井當云甸六十四井五家十二家當作五百十二家
農書曰如買公彥之說則夏實三百畝而賣即歲易者以二當一亦當言百畝奈何二

五百七十六夫周悉井其田夏則田萊各半蓋夏之時未盡闢故也殷人七十而助惟助為有公田一成百井甸六十四井除公田為五百一十二夫計五萬一千二百畝五家十二家各授七十畝計三萬五千八百四十畝家授萊者三十畝計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畝其甸外三十六井亦三分去一之法也一同百成爲三軍二十五成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開田及餘夫之田殷每一國之地爲都鄙則有遂矣國三軍鄙亦三軍三遂也周既增地制城宅田等亦有餘地故國中爲四軍五鄙則三軍耳惟國中四軍故曰千乘之國禮書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徵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十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徵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三子之言則古

讀本

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讀禮疑圖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泰林之征二十而五鄭註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賈疏云國宅無稅者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園廩二十而一者園即上場園任園地廩即上廩里任園中之地併言之以其出稅同也近郊十一者即上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遠郊二十而三即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公邑之田任甸地至任置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上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其稍縣都上文惟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此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貢法故也今按孟子市廛而不征則不但國宅無征也而謂園廩皆二十而一豈先王之制乎况三代貢助不同而

百畝而反謂五十畝乎
份按周禮天子之財有三項
九貢以待弔用九賦以給九
式之用九職以充府庫夫九
貢者邦國之貢也無可疑也
所謂九職者一曰三農生九
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
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
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
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
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多
執事註疏謂此九者獨臣妾
得免稅其餘各有所貢雖閒
民不免夫三農之貢布帛
粟米之征也續短之貢布帛
此布縷之征也若草木之有
貢器物之有貢貨賄之有貢
鳥獸之有貢山澤之有貢何
為者耶觀諸市無征澤梁無

其非况防民為人備貨既在
九賦中奈何令出夫布受無職
之罰耶至所謂九賦者一曰邦
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
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
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
賦九曰幣餘之賦先鄭曰此
地賦也後鄭曰此口賦也夫
九職之人不過處於邦中四
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之中
而關市山澤幣餘固即虞衡
工賈之屬且亦不出邦中以
下六處乃業使之貢其所布
而復有此地賦可乎若乃口
賦之法始自漢時古之治民
者有身則役之而已未有稅
之者也註疏既以此為口賦
而於關市三者又曰未作當

實皆什一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而寡則貉者
故公羊亦謂什一而稅為正今以甸稍縣都為十而
取二則為大桀小桀矣至於秦林之稅二十而五此
文王之政所無也夫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何嘗
重秦林之稅乎賈公彥不悟其非強為之傑遠郊以
上既仍周禮之失而又以采地公邑分為二稅至謂
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侯國益見其支離耳
何一之可通乎山齋易氏又謂此皆在甸之賦非任
田之法亦非也蓋市廛既不征矣任田之外推存任
畝之宅出布縷之征耳要之亦當以什一為限舍此
別無所征而又可加重邪○存疑貢助徹是三代田
法之名三句是渾淪說言夏后氏受田每夫五十畝
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徹
法註是細解不可用他說本文觀孟子自解曰徹者
徹也助者藉也可見○貢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
出五畝之人以為貢是十分中取一分也助法每夫
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已得七十畝以七畝之
人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也曰其實皆什一亦概言

之爾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矜矜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養去聲
惡平聲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
從兮或音普現反者非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壙於用也盈滿
也盼禮韻胡計吾計二反
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
遯喜齋

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增賦吁抑更甚矣其後太平
經國書則謂稅出於公田賦
出於私田賦有三凡起徒役
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
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
中而下此九等之賦也又謂
周禮不言公田十一之稅并
不言軍旅之賦而獨詳於九
賦者以經始於周公之身故
也夫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以公田之什一為未足而復
於其私田有是九賦其與魯
宣之稅敵何異而謂周公為
之乎夫諸儒之釋九賦無一
非厲民之事然則所謂九賦
者誠可疑矣
說約曰此節必重在其實皆
什一何存疑云貢助徹是三
代田法之名者對實而言
也百畝而徹只以通力合作

計畝均分為義不必遽兼貢
助蓋此處方以徹與貢助三
者之名並列亦不重能兼耳
且雖周亦助至兩我節纔想
像說出而貢助兼行則助野
節始明言之然亦必是貢少
而助多以見其法之通融實
不是要行貢謂監二代也○
達說曰什一也分上是敘三
代之賦其實同下是釋其義
也則雖以通力合作計畝均
分釋數字亦當在徹者徹也
內說書須要有步驟分寸概
如此
說註曰龍子曰三節總見得
助法當行○說統曰自古隨
時立法無非變通以宜民未
有不善者而後世泥其制以
定賦則貢不若助之善故引
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

孟子卷之五

也。貸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
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他代反
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
之不善。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
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
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
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
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
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雙峰饒氏曰。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
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
人一石來。奏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通考
董氏彝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並言。
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世則
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法之過也。人為之弊耳。後世
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

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為良。不得人而用。則為弊。
引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條。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
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一條。則從而裁其所宜行。
於今者。凶年蝥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墾
田之費。尚不能給也。自此而下。亦且做龍子之言。
看為大註。不曾曰。自某以下。申龍子之言也。較數
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
內。自有凶樂之不同。此亦近於子莫之執中矣。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
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
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滕文公上

三

讀本

也要知貢法不善乃當時行
貢法之弊非禹貢之舊如夏
賦之錯出者不在常數又視
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又
曰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
也凶年非加賦也必欲滿其
常數也○吳固之曰龍子節
是把貢法苛刻形出助法取
民有制言貢法之流弊一五
於此助則公田為君子所得
私田為野人所受豐歉各自
當之安有此流弊耶故見助
之為善而當行也○饗合註
曰為民父母以下單就凶年
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
來轉章溝壑承稱貧來賒賒
然連者不得養父母視非因
終歲勤動而盼盼也
說統曰夫世祿節不重世祿
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

法之當行也○吳固之曰滕
行世祿實當不得制祿不可
便謂厚君子蓋必公田所養
乃為制祿乃為厚君子若滕
行世祿特取民無制以給之
者耳○困勉錄曰說統云所
謂周用助者當時助法之廢
已久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
想像出來雖字亦字要味言
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
自殷至周時已久矣而助法
尚未之變則法之善可知且
以文武君而周公相豈不能
創制立法而助却仍殷之舊
則法之善又可知總明助法
之善所當行意按此二意當
與通解一條並用直解云助
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
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
時也用此法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夫世祿滕固行之一句意合只是未行助法也亦緣上文
詩以證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行助法也
原有禮下制祿意故特照起說○夫世祿滕固行之
矣此不必是公田所需者蓋當時助法不行那有公
田只是於貢法隨俗加賦而取之正是取民無制者
也○貢法無公田而集註乃曰蓋世祿者授之士田
云云此蓋
正言之

詩云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
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

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會見周禮只據詩
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說非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少好
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附禮書先王之
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
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淺說由此詩觀之可見助
法不特行之於商雖周家盛時亦行助法也益以見
助法之善為當代之所宜行滕國當舉其廢而復行
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說統曰此節見行助之後便
可設學校以教民總見助之
當行意教養不可平○蘇紫
溪曰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
繫而不可解此視無恆產而
放辟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
於恆產之立此民事所以不
可緩也○翼註曰人倫明於
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主躬
行言也○吳因之曰上庠者
養也三句內便隱隱是明倫
意了非徒空發明其義而
已又曰上只是敘三代建學
之制耳所以明人倫三句方
見學校有闢民風而人君不
可不設也○份按困勉錄謂
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
名亦自有故夏當禮受天下
禮讓成風直是教人六德六
行興仁與讓而已校字有倫

次等第發達就意殷當草
命後欲消天下干戈之習故
借射觀德陶之禮讓中也
周道尊尊而親親又當稽舉
黎老之後則養老為先愚謂
三代所以異名之故未必如
此此只可作特文用耳
困勉錄曰庠序校三代雖有
異名然周之鄉學亦有庠校
之名想周鄉學之總名則謂
之庠耳又曰許氏通考云凡
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
按此三句說得分明但凡黨
立校句不知其何所出耳
份按孟子稱學則三代共之
謂其通謂之國學無異名也
今考之禮而上庠東序右學
皆宗辟雍類宮之名何紛紛
也夫王天下者必改正朔易
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則大學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

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

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

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慶源輔氏

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

事則同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

教與養兩事非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文

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

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

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

親曰夫婦無別則相濟濟便相離了通考趙氏惠曰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

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

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

語錄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

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禮書四代之學虞則

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

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

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

五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趙喜齋

之名宜若亦有不得不少變
者孔氏云五帝學總名成均
當代則各有別稱謂三代天
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各有異
名夫謂五帝學總名成均三
代學總曰辟雍雖未必果然
然由其總名異名之說推之
蓋異代之學各有異名與歷
代之學之共一總稱二說固
並行不悖然則禮雖有紛紛
之名固無礙於孟子三代共
之之說也○孟子言設序序
序學校以教之但言宜備大
學小學之制而不言小學大
學建於何地王制云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是
小學在內而大學在郊也又
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東膠乃大學虞庠則小學也

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
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
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
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
於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
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
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
周之所存特其上者爾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
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頌學政右學祀學
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
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
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
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
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於成均
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
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
也瞽宗商學也頌宮周學也頌宮則泮水也其制半
於辟雍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懸闕其南而泮

讀本

又既別虞庠於東膠而曰在
國之西郊則東膠之不在郊
而在國中可知也是則又小
學在外而大學在內也二說
不同鄭孔以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為殷制而偏主大學在
內小學在外之說夫註疏說
經求其說不得每指為夏殷
之制此江陵項氏所謂遁辭
者也陳氏禮書云諸侯之學
小學在內大學在外以其選
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
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
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
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以
此分配王制二說較之鄭孔
似長賈疏謂小學在公宮左
太學在郊是殷法諸侯用焉
似亦不如禮書之說鄭孔又
謂內外皆有虞庠更無據○

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使其觀也闕北而存
南所以使人之觀也頌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
將有事於上帝則於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
亦設於頌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孟
子曰夏日校商曰序周日庠何也孟子因論井地而
及此則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
之外鄉簡不帥者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
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
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
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
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
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
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
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
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
同可也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
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
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

孟子大
滕文公上
造喜齋

文王世子鄭註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孔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為言耳夫既謂大學在國則四代之學在國者皆大學矣乃獨謂周之大學夏之東序而指暨宗非周大學何也其曰虞學在國兼在郊豈虞學獨有二而在國者亦為大學乎賈疏謂周立暨宗於西郊亦以暨宗為小學此其說皆可疑也項氏謂周人即五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

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清江劉氏之說略同其說謂並建虞夏商周四學為大學但不建於國中而建於郊又無西郊之小學此一說也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其說但言五學而不明言孰為當代之學孰為前代之學此又一說也山陰陸氏云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辟雍居中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蓋陸氏之意謂成均與上庠東序瞽宗皆前代學環繞當代之學而共為五以此合於保傳篇五學之說此又一說也陳氏禮書云周之辟雍即成均也

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臯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曰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暨宗之禮樂由暨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漢明帝時視辟雍冠帶摺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則周人辟雍之制宜亦然也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之學大戴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鄭康成謂周有四郊之學大戴賈誼有帝廟即明堂耳此皆不可考也○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而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彙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暨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至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

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昔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學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言之也○宋子文集崇安縣學田記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亦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閒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家則已矣矣然養士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

五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適喜齋

東膠卽夏之東序也。警宗卽商之右學也。成均居中左東序右警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其說謂周人於國中並建夏商周三學。爲大學而於西郊設虞庠爲小學也。說也。夫此諸說者在國之郊。其地也。三學四學五學之異。其數也。未有能的然定其孰爲是孰爲非也。朱子云。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亦因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夫朱子猶不能決。况後人乎。○大學序謂王宮國都闕於皆有學。其在闕者。所謂家塾黨序術序如所

序。庠皆是也。皆小學也。此小學與公宮南之小學及西郊之虞庠不同。夫西郊雖亦是鄉遂之地。然王都之虞庠與侯國公宮南之小學相配。侯國之小學既在公宮南。則虞庠之非鄉遂中小學可知。蓋西郊之虞庠公宮南之小學止有一所。而鄉遂中之爲小學者不一。其地自不同也。其學之在國都者。則天子之大學與西郊之虞庠侯國之小學與公宮南之小學。皆在國都之學。至學之在王宮者。則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是也。山陰陸氏謂天子之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而以此當之。殆非也。○西郊之虞庠公

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糧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不得已者也。○受獻通考。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政。施令無非教也。以之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人。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約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

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以其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老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蒙引庠以養老爲義。序以習射爲義。而所教實兼五品之人。倫此皆鄉學。三代所教皆同。但取一義以名學。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編俚淺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

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

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

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

宮南之小學與鄉遂中之小學不同項氏劉氏以虞庠與夏商周學並建於郊俱為大學而謂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夏序黨皆立商校則是止有鄉遂中所立之小學而無所謂西郊之虞庠公宮南之小學矣○孔氏謂闔里以上皆有學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曰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曰序又謂黨中之學教闔中所升遂中之學教黨中所升夫謂闔里以上皆立學則族中之學教闔中所升黨中之學教黨中所升州中之學教州中所升不當獨指族中無學而云黨學教闔中所升且遂中有鄙而無黨亦不當云黨學教黨中所升也夫闔里

以上之學皆鄉學也皆小學也乃由闔里而族鄴而黨鄩而州縣而鄉遂層累而升者意者小學中又或有優有劣故為此以別異之不可因其通有所升而遂謂惟闔里之學為小學餘皆大學如許東陽之說也○孟子言謹庠序之教頒白不負戴於路說得如此甚淺可見鄉學之止是小學也○孔氏家有藝節疏云鄭氏注州長職謂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也鄉飲酒云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註云庠鄉學也則鄉學曰庠此云黨有庠遂有序者蓋黨有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山陰陸氏謂鄉有庠州有序黨有

孟子卷之五

讀本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年之稱也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

子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雙峰饒氏曰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為國

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

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至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

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附淺說然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苟行仁政豈特為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乎仁政亦足以受天命與王業而新子之國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扶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雙峰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適喜齋

序遂有序縣有序鄙有序又
載新說則謂孟子設為庠序
學校以教之而不分所在之
地蓋此數學鄉遂中通有李
氏謂州鄉縣遂有序族黨鄰
鄙有庠比閭鄰里有塾永嘉
載氏謂學記既曰黨序術序
班固又曰里序鄉序鄭氏又
謂州黨有序蓋州鄉里之閒
通謂之庠序清江劉氏江陵
項氏皆謂周於鄉立虞庠於
州立夏序於黨立殷校凡此
諸儒論鄉學之名紛紛不一
未知孰是
吳因之曰周雖舊邦節新國
字與為國字正相應
四書麻曰仁政指井地一友
一正總明必自經界始意○
說統曰按經界不正四語舊
解以不正句為主而以不均

子平分貼分田制祿兩項○
稷註曰下半段以經界二字
為重如九一什一五十畝二
十五畝之類非有經界如何
分曉須逐段點入經界字妙
又曰暴君汙吏自便其私而
不恤民彼正所謂貪暴之多
取而於豪強之兼併非所暇
問者故必慢其經界○說約
曰後節大全饒註云穀祿即
井田中公田撥其穀以為祿
則集註貪暴多取自指在上
者而豪強兼併井地不均必
謂在下者乃蒙引云在上此
架索誤耳遠說自以豪強為
在下宜從之又曰汙吏謂貪
官非撥吏之吏即亦在上然
此是慢經界者豪強兼併是
因經界亂而曰以為惑者
也

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又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
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墾植種木為界○蒙引此仁政
專指分田制祿○存疑孟子之言教養並舉文公獨
使畢戰問井地者蓋必先養而後可教也孟子合下
就說民事不可緩主意還重在養上故文公亦惟只
此為問孟子亦惟只此告之也○分田制祿是尋起
前面恭儉禮下
取民有制說
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
去聲
而豪強得
以兼并
去聲
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
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
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
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
便去故使畢戰往問○若有仁
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
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

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便日趨於弊壞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雙
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
公田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
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蒙引將殆也言殆
必有為君子者焉殆必有為野人者焉非將然之理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孟子大全 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讀本

四書家訓曰夫滕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份按趙氏謂國中無公田并九夫云云此與田不井授十夫有溝之說不合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周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

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

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通考趙氏惠曰公侯田方

百里為地一百成三郊一遂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

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為五

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為九千二百六夫野九

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六十四井以

八乘之為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

為四萬三千單八夫併國中其二百萬三千二百二

十四夫凡起徒役每過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

十四人除三萬七千五百人為三軍是為三郊之賦

餘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更以萬二千五百人為

一軍是為一遂之賦餘二千二百二十四人為軍外

之用○袁氏明善曰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

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

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朱子曰國中

之法如五家為此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

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

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

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

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

十人徒十人○此等亦難卒曉須以禮為本而

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髣髴然恐

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慶源輔氏

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

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為徹

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

困勉錄曰鄉遂用貢諸家皆以十為數馬氏謂不必拘蒙引從馬氏而在疑不取看來蒙引為是○份按鄭康成氏註周禮謂制鄉遂用貢法遂入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朱子謂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註作兩項為是而諸儒合為一法為非馬貴與氏則謂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蓋九夫自有九夫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貢

其法如此○集註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附文獻通考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入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晦菴以為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註作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非然嘗考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為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

法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此論最精但馬氏與泰新陸氏照俱云鄉遂空曠而都鄙有山林陵麓之阻而蒙引則以都鄙之地為平原曠野鄉遂之內包山林陵麓在內一說相反夫井地之法則整齊分畫者也自宜行於寬廣之區溝洫之法則截長補短隨地舉闢者也自宜行於險阻之地若以鄉遂為平衍沃饒則此地何以反行貢法以都鄙包山谷溪澗則此地何以反行助法雖馬氏亦致疑及此今姑從蒙引之說覺於鄉遂所以當行貢法都鄙所以當行助法之故似乎相合但陸稼書則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蒙引與陸氏馬氏之說俱偏似更有

井之文而謂遂入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身為數則似太拘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如井字整如碁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寡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為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爲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者狹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只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閒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辟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約略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為水溝溝之下即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

五之六 滕文公上 三 讀本

理當更考之○困勉錄謂鄉遂所以不用助都鄙所以用助本不在於空曠與不空曠此說恐未必然

說約曰按祭法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註適士諸侯之上士也官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又曰庶士庶人無廟註庶士府史之屬可見是有廟則有祭有祭則有圭田故曰一視同仁

無卿大夫之別而降至下士為一官之長者亦預之○賽合註曰圭田餘夫之田皆有經界所當正之○困勉錄曰蒙引謂圭田以井田之末有所屬者充之不若朱子謂只是助法之公田也然愚意亦不止是助法之公田即鄉遂之什一亦可充圭田也又曰直解謂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享不備此謬也圭田所以發其孝思非為其祿薄也蓋卿亦在內豈是祿薄者○份按大全辨或曰圭田是卿大夫既沒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其身則三鼎五鼎不同不得一概施之且其田祿足以供祭何必更與圭田愚謂仕者之家有世祿亦已足矣豈得更

也○蒙引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外之門鄉遂之地也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前只言治地莫善於助至雖周亦助也切切焉只要滕行助法都及貢及答戰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却又兼貢何也曰滕當時只是行貢法也世祿已行者正是將貢上之粟充世祿也惟助法未行故始則切切然只言助法後告畢戰不得不兼言貢助蓋授以方略形勢也然滕雖嘗用貢而貢亦不止什一又不止鄉遂用貢也故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通考趙氏惠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

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禮書士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共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籍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鄭氏以周禮士田為圭田以圭田無征為商制而改士為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蒙引卿士達於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蒙引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此亦井田之制也非井田法外之制但是分田制祿常制之外耳圭田則都是井田之中而未有所屬中分之為五十畝也餘夫之田則或是都鄙之井田或鄉遂十夫之田而四分之為四箇二十五畝也○圭田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上 通喜齋

有圭田只當從舊說為是

說約曰或曰此二項當取開
田為之麟則曰圭田在公田
中中分得之餘夫田在私田
中四分得之似亦可也

餘夫二十五畝

五十畝是卿以下皆同也。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惟圭田乃是分外加厚之田。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

百畝如荷萬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壯而有室然後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

有耕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附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主制云夫圭田無征○雙峰饒氏曰圭田餘夫亦見

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開人物過多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通考山金氏曰上文絕長補短五十里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以有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國若能脩復井田不為園囿宮室汗池以廢地能行王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給人眾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說曰死徙節即承上言井地之法既行則不但有以

卷之五 滕文公上 五 適喜齋

民生而又有以善其俗如此
立意為得常說多云其助
兼行而助法尤為善在歸重
助法說殊不知上文原重助
法不待此節也○困勉錄曰
此節鄉字不必拘未可作鄉
遂遂之鄉看猶言一方耳禮
書以鄉田同井句證鄉遂之
亦為井非也又曰則百姓句
未嘗不是效但其效不止此
耳且其所以說此效者亦不
重在效其意歸於言井田之
有以善其俗耳故蒙引謂亦
不必云著其效非謂其不是
效也須善會

說統曰此正是經界處所以
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

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
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
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即
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
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
於此賦畝之中而亦有朝廷
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
之風其助法之善一至於此
乎○困勉錄曰方里二句是
經界之大綱其中為公田三
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
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
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
也又曰方里而井二句以里
計之則一里以畝計之則九
百畝總是一意又曰同養公
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
侵官故亦屬在井田形體之
內

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文獻通考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制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疢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

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小人犯

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蒙引此言井田之法之有以善乎民俗也若只說

井田之善則上下俱見其善不獨民俗矣今觀死徙

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都是執百姓說故定為井田之法有以

善民俗亦不必云著其效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然

耳若云行井田之法之效則必至願受一廛而為

氓處方是○鄉田同井則十夫有溝者不在此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通考朱子井

志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思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

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

二十畝以為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

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注何休曰司

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

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墾不

份按注何休曰注字衍文計口發賦賦字乃財字之訛

果蔬植於疆畦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
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
戶又曰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
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登
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
七歲餘九年食然後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

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

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

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爾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

是井田形體之制也通考袁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

困勉錄曰袁氏明善夏后氏
九家同井之說與存疑十八
家同井之說俱為悖証而存
疑似稍近理袁氏所謂菜田
者殊無據周禮止有萊田未
見有菜田也

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貢者上送於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
畝其半以為菜田助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
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其耕公田七十畝其一井之
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為菜田公田之
外餘三十畝以為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
夏殷貢助之法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即周之所以適用二代之法而為徹者也野謂近郊
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二
十畝為八家廬舍外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即
殷之助法但比殷則每家增多三十畝耳國中謂近
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
上貢於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十
畝耳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
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田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
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附錄
問遂何以土地特加萊五十畝曰古制不明亦不可

曉鄉之田制亦如此但此見於遂耳○讀禮疑圖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註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今按此即古人覈田之法也後世量田宜以此為準蓋因田美惡以制其均則瘠田皆與肥等矣而鄭玄於小司徒註云七人以上受之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受之下地所養者寡也則地之肥瘠本未通均而但因人多寡以爲差也豈不亂疆理而啓弊源哉惟三等之差通率爲一而後田皆得實穀祿始平此不但可施於都鄙而也注疏以都鄙爲采地蓋一家之偏辭耳○周禮遂人辨其野之上土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亦百畝餘夫亦如之地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今按遂人言三等之地與大司徒雖詳略不同而鄉遂都鄙之田不宜有二蓋自其

四書家訓曰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困勉錄曰講大略句當云古法之不合乎人情者有矣而大略則其不合者尤多矣古法之不宜乎土俗者有矣而大略則其不宜者尤多矣又曰大略依註對詳細說不對潤澤說講潤澤句當云蓋使古制詳明亦不可不潤澤也况其大略尤不可不潤澤也淺說以大略對潤澤說不是

份按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已墾者而言則曰出自其未墾者而言則曰萊萊墾則爲田矣蓋當分田之時或有授萊使其自墾以足田數者但上地田百畝足矣而又加萊五十畝則疑是衍文耳亦如之者亦如正農夫之數也餘夫本受田二十五畝而曰亦如正農誤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

之意也或問潤澤之說雙峰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

是硬局子溫潤潤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

子用心處淺說此其大略也此字指方里而井一節言而上文正經界與圭田餘夫之田皆包在方里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考工記
匠人云九夫為井方十里為
成方百里為同夫據小司徒
之文方里而井邑則方二里
也丘則方四里也甸則方八
里也縣則方十六里也都則
方三十二里也而匠人所謂
成者則方十里所謂同者則
方百里一以四起數一以十
起數二法宜若本不相合者
乃鄭氏謂此皆都鄙之制而
并二法為一法然甸之八里
成之十里有不可遽同者乃
造為旁加之說以牽合之曰
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甸
之地凡六十四井出田稅而
旁加之地凡三十六井則治
池於是四甸為縣之方十六
里者加之而為方二十里四
縣為都之方三十二者加之

而為四十里四都之地之方
六十四里者加之而為八十
里凡以四起數者皆變而為
以十起數然與方百里之同
猶未合也乃又於其緣邊加
十里以合於同而疏家遂謂
四都為方百里一同矣由是
一同之中四都之本地鄭氏
指為出田稅者僅四十九十
六井其旁加者治池則二千
三百四井治澮則三千六百
井蓋鄭氏所旁加之地及居
其十之六矣夫周禮並無旁
加之說今玩小司徒本文自
謂井為邑各自其四以登於
都讀者但知四井為甸之方
八里而已何由知其旁加
一里而合於成也且知四甸
為縣之方十六里何由知其
當加為二十里但知四縣為

而井一節內矣故註曰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
既曰詳言而孟子乃曰此其大略何也要說得通
呂氏曰子張子橫慨然有意三代之治去聲下論治
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
平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
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
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
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
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
與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
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
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
不可復扶又考新安陳氏曰喪禮有節文經界之法
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
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南軒
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
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
適喜齋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卷之五 滕文公上

都之方三十二里何由知其當加為四十里但知推此而言四郡之地之方六十四里何由知其當加至八十里又當加十里而合於同也鄭氏生當于載之後說經道里不合而輒以意旁加之謂其得經文本意不可也且仁政始自經界而溝洫之成則既已久矣每歲但令出田稅之農夫各出其力以修治之固其力所優為何必別令此不出稅之人以專給其事乃今也實出田稅者止四十九十六井而治洫治澮不出稅者合計及共得五千九百四非是其為數且遠浮於出稅之人且所謂澮者不過廣二尋深二仞而已又當歲歲修治之後乃煩此三千六百井

三萬一千四百家專給其事則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家獨飽食安居而為賦稅之所不及先王之世豈容有此僥倖之民乎或曰鄭氏之論甸與成曰苦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唐孔氏於坊記引之是其所考加者指溝洫之地而言也今按匠人云九夫為井井闊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未嘗以溝之地而別有所加也小司徒所稱四井之邑四邑之丘四丘之甸固包有溝在內而亦不言當加溝地若于溝之地既未嘗勞加而洫澮可知也則凡經文所云者皆即成田之地以包遂溝洫澮而非於其外有所勞加也王氏炎所謂井田之法

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名亡之矣○雙峰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塗畛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開路占人中制一車闢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則索性壞却通旨宋氏公遷曰龍子之言如此則貢法之不善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耳鄉遂用貢法周亦未嘗廢之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蓋斟酌損益推舊為新貢助兼行此王制之大略也先王之法何為而不可用哉附文獻通考按自

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味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川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寡人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眾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授二十五畝上工商受田五十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貧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汗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上 適喜齋

凡九夫為井皆以成田言之
溝洫道不與焉是也且鄭
氏於旁加之地皆明著其井
數夫數以謂此治洫者之田
此治洫者之田蓋准鄭氏亦
以為受田者固實有其地也
烏得以溝洫之地當之乎哉
抑又思之假令即以旁加者
為溝洫之地其實亦付所難
遍矣以八里之甸四面旁加
一里計其得方一里者三十
六乃據農書推算則云一成
方十里共積三億三千零六
十五萬七千八百九十六尺
內積三億二千四百萬尺為
田九萬畝餘積六百六十五
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得洫
塗溝畛遂徑共一千八百四
十九畝四分四釐毫然則
一成廣其中為田者百井

而為洫塗溝畛遂徑者不過
二井四十九畝有奇雖其說
溝洫之數或未必盡合然即
倍加之止四井九十餘畝方
一里者四有奇即五倍之止
十井二百四十五畝方一里
者十有奇即十倍之亦止二
十井四百九十畝方一里者
二十有半而已今乃謂一甸
中之實地僅六十四井而外
此溝洫之地共得方一里者
三十六不亦謬甚耶或曰匠
人所云者司馬法成方十里
出革車一乘之說也小司徒
所云者司馬法甸方八里出
長轂一乘之說也夫以何與
成之皆出車一乘且其說皆
本司馬法則甸之果可合於
成而二法之果為一法明矣
是又不然夫司馬法謂革車

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淺廣然又皆為世卿
強大夫所制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皆則樂氏
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
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
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
田壯而昇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社
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子奪校其豐
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
聞雖無俟乎致數而茲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
并凡七而久廢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
愈眾雖時君所尚者相與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
非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
之說又有暴君汗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
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眾收斂難施故法制未
弛而姦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非田狂民所耕不計
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
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自靜井

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
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之井田之法何也蓋
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恨而田上之還授其法久於
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
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
之法乎則不過受其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
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
欲其均乎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撤又為隱
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馬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
功藉眾功則政
不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管者
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擄首總算不可得而詳矣其
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
廣人眾罷侯置守不私其上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
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
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
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過因田
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

五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禮

一乘者士十八徒二十人
也其曰長轂一乘則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夫以軍
數多寡懸絕若此則夫二法
之不相合也又何疑哉然則
小司徒與匠人二法孰為可
信曰明季本氏謂小司徒此
條有誤字闕文本不可通愚
未敢即斷以為然然竊謂
其用鄭氏旁加之說而以何
強合於成以四都強合於同
不若直以十非起數而各有
其十以登於同之為簡易也
或曰何之為言乘也計井成
何乃所以計甸出車小司徒
之言如之何而不可信夫何
出長轂一乘則三百里一十
六里而乃得十乘殊與孟子
之說不合愚以孟子為微故
亦未敢遽從斯說焉

份按地官序官廛人鄭注云
廛民居區域之稱廛布註云
廛布者負賄諸物與會之稅
疏云廛人職有廛布謂賈則
停儲邸舍之稅即市廛舍名
之為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
之地註云廛民居之區域也
又云廛里謂民之邑居在都
城者廛圍二十而一註云廛
無穀園少利疏云以其原則
五畝之宅在國中蓋予曰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
穀也此則謂百畝田畔家各
二畝半也夫所謂邸舍所謂
市廛舍者皆指後市一區而
言也所謂民之邑居在都城
所謂五畝之宅在國中者左
右各三區之民居也鄭氏蓋
總謂之民居區域也孟子市
廛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集

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
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
至永徽而後則乘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餘
年其間能行授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
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
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是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
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
奉一人矣三代而上則天子與百姓共之秦廢井
田而始封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封者取之
所當取者予之然於秦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
何謂裂其上字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
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
個音闕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

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
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

耕桑以足衣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

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

之服也捆扣掬作角反之欲其堅心以為食賣以供食

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

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問許
行為

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貳價之說何耶朱子
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
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
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上 趙普

註將兩廩字皆指為市宅此
即即舍市屋舍之謂也後
市一區之廩也許行願受一
廩為氓註云廩民所居也意
者指左右各三區之民居歟
○管子謂先王處農就田野
野處而不墮草略謂國都城
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
與焉然則班固所謂二畝半
在邑鄭氏所謂民之邑居在
都城賈疏所謂五畝之宅在
國中者恐未必然也遂人云
夫一廩鄭司農云揚子雲有
田一廩謂百畝之居也此說
良是魏風胡取禾三百廩兮
亦是百畝之居乃後鄭不從
而謂此廩字亦是城邑之邑
則更非矣○
右各三區之民居也百畝之
居也三邑皆可云廩也困勉

錄云彼既耕以為食矣何又
以捆屨織席為食耶想是羈
旅之際未曾受田故暫以此
為業即夫雖從其受廩之請
而尚未授之以田則所謂文
公與之處者固似指左右三
區之廩也

吳因之曰辨難攻詰須擊定
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
達雖戰國之士詭辭以要人
主其中必有所執况孟子之

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
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
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
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
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蒙
引按集註廩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則此居固非市
宅矣野人原不在市宅在市宅者商賈也願受一廩
而為氓則有田可知○衣褐二字為讀具所以衣者
也捆屨織席以為食為
一項具所以食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七亂以為

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音怪

子分別必列君子野人之法蒙引陳相許行之言

刺則在孟子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孟子曰大...

闢邪崇正者乎且如此章闢
許行並耕之說已擊自身且
不能兼這一著為辨難發端
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
他何等閒架何等次第此等
處不可草草忽過○翼註曰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
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
種粟但此開辨問之端耳下
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
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
愚意自織之與當總承衣褐
冠素來今人不知

翼註曰不可耕且為非言工
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
以粟易四句見農未實相濟
且許子六句見農未難相兼
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
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
言君民實相濟○份按惟其
相濟所以不必兼也不必兼
與不能兼皆是闢其並耕而
治之說而滕君之非厲民自
養固已見矣○相濟而不必
兼尤與厲民緊相對然以
其不能兼而不兼又何厲民
之有則不能兼之說亦未始
非破其所謂厲民自養也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 衣去聲 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存疑許子必種粟而後食

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文之難爾曰否許子衣褐本以逃孟子之駁也要亦逃不得何也雖褐必須人織也但孟子姑置之續以許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自織之與則陳相無逃處曰否以粟易之則已為孟子辨折之地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即事以辨故又有釜甑爨鐵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不下曰奚為不自織者以上文已有奚為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也此聖賢之筆非若後世之文人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 下戒 器釜甑之屬也陶為

甑者治為釜鐵者 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屬

字而明辨以闢之○雲峰胡氏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之孟子問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志陋不過欲自學之行之學僻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舍止也或讀屬 音燭 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四書家訓曰有大人之事至
路也言藝不得兼故曰以下
言理不必兼或勞心二句只
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就在
其中又曰義者宜也大人宜
勞心而治人小人宜勞力而
食人曰義古今凡為大人小
人者皆然故曰通義。翼註
曰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
人不能兼小人况大人能兼
小人乎百工之所為備是件
件不可缺意又曰勞心應大
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
困勉錄曰吳因之謂許行欲
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
法孟子闢並耕仍分別簡君
子野人故此處勞心勞力之
說正所以分別之也時說多
以古語四句作相濟者非
愚謂因之誤也蓋君子小人

相濟而不必相兼正所謂分
別者也作相濟者何妨

份按淺說謂有大人二句便
見得大小不得相兼意存疑
則云此正說治與耕是兩事
不是治耕不可相兼意率天
下而路也下方可補云况治
天下而可兼為乎二說不同
愚謂存疑固為有理然淺說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
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
且為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
孟子即此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
耕且為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為也 路謂奔走
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
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

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首有故曰字
知其為古語君子無小人則飢

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
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
豈必耕且為哉。
南軒張氏曰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
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

世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
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
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
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昵私情以妨正體卒歸於不
可行耳。
附淺說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
之事大小自不得而相兼也存疑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這便見得食人者不為
厲食食於人者不為厲民許行厲民而以自養之說
之為
妄也

尤長蓋大人小人各有其事
不得相兼夫以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事皆不可少雖小人
不能兼小人之事况大人能
兼小人所為乎

說統曰堯獨憂之二句堯勞
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
心而擇相有司之翼註曰可
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
也又曰八年三過不重在禹
之仁上重不暇意○吳因之
曰八年於外二句不重盡忠
為國只要見不暇意又曰三
過不入者勢之不得入也雖
聖人之心亦曰不欲入却不
欲入意不重作者多不解此
四書釋地續曰禹於帝堯八
十載矣亥告成功河自右碣
石入于海碣石山名在今永

平符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
十六年為周定王五年己未
周譜曰河徙水經注曰河徙
故濱並不言所在惟漢地理
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
在東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
變也鄴縣城在今彰德府臨
彰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
壬申既塞宣房後宣帝地節
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
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
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
在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
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
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
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
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
於梁山張澤澤分為二派一
台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
河入於海北清河濟水故道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滸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淪音藥濟子禮反潔化合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
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聲盛也繁殖
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
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
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
曰鉤盤曰高音津新安倪氏曰蔡氏書傳云按爾雅
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高
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
潔為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
為定也通考吳氏程曰曰簡曰潔集註與爾雅同而
蔡氏則謂爾雅合簡潔為一而其一即河之經流殊
不可曉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開路滄州境內今

五子大全 卷之三 滕文公上 吳 端喜齋

南清河即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二年戊辰終合并於淮為河入海之一變也又曰顧祖禹景范云河決而北則掩漳衛決而東則侵清濟決而南則凌淮泗昔人謂河不南行其謂自漢以來河始未嘗獨行又曰九河之名見爾雅曰簡曰黎集註偶譌作潔書蔡傳遂認為簡潔河殊可笑且信主橫謂九河也論於海不知今濟南河開府界禹迹固可尋也書疏曰漢書溝洫志武帝時河隄都尉謂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詩津今地在成平東光臨縣

界中自禹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高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禹津在禹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筆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黎鈞盤在東光之南禹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元于欽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禹津在禹縣曰太史曰馬頰曰覆筆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黎鈞盤在東光之南禹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

存者尚五六處何得言盡墮入海南皮縣淪亦疏通之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為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人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通考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開西縣嶠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有海州大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淪濟排淮江在津之

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附朱子文集偶讀記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派於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於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於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於江不應言東入於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沂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沂而習之又言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後高郵後又迎江湖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

卷之五 滕文公上

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
齊西道河開東履清滄熟訪
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衝漳注
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
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
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
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
大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
南有大連灘西踰東光東至
海此非胡蘇河歟嚴南至西
無棣縣百餘里開有口大河
曰沙河皆類古隄縣北地名
八會日縣城南枕無棣溝茲
非簡繁等河歟東無棣縣北
有隋河開數里西通德棣東
至海茲非所謂鈞縣河歟濱
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
至海茲非高津河歟土傷河
最南北他河差狹是為高津
無疑也蔡氏乃祖王橫之言

引碣石為證謂九河已淪於
海某案禹貢文北過涿水至
于大陸又北橋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涿
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
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
中始發九河則大陸與九河
相離于地如是之遠而絕無
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
信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
百里而青齊等郡邑不聞
有漂沒之處而獨漫九河其
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邐清
滄之間雖為樹藝成邑相望
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
可尋但禹初為九厥後或三
或五遷變多矣不同耳又曰
少時疑潘季馴言河不兩行
出何古書後讀稽載疏黃河
之性急則流通流緩則淤澱既

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岷冢過
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於江淮自桐栢東流會汝
水泗水以入於海淮漢之閒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
以下至於潛霍地勢隔騫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
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
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
閑費心力也○家引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此以下
言自古聖君賢臣歷歷可數那有一箇是與民並耕
而食糗糲而治者耶○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水則暢
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
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逼人舉中國多
是禽獸之地此其上下文相屬之大意也○洪水橫
流云云使於是而遽施治水之功則草木之暢茂者
道途既為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逼人者又方巢
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未可施舜灼見其
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而焚之草木既焚禽獸失其
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治水之功於水
土○本文雖欲耕得乎一何只承禹八年於外說聖

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一句亦只承勞來匡直輔
翼四句說似於舜益后稷諸公有欠詞焉然古之文
多取意足而已其於辭有不屑屑然者而實足以互
見而相發也○存疑上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則
下文曰禹疏九河稷教稼穡皆舜使也○家引禮曰
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
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淮而受大黃河之全勢合
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
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
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孟子大全卷之五滕文公上

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乃知出此河不兩行與千古名言而禹却疏之為九或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安也惟禹貢合註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壅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况分為九乎然則禹之導為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則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為逆河始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為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積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

禹之以水治水所為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導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又曰顧景范嘗告余夫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滙合百川之水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率大徑以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鋪水之區也乘建雍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洛河之時最為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於此也自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汎濫乍平九河自必勢均

孟子卷之五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化后稷官名棄為之通考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

士之號后稷名棄者其母有邰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說文種曰稼

斂曰穡○黃氏紹曰治水之役勢必偕行故禹明言予乘四載隨山川木則暨奏庶艱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溶暎滄距川則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夫暨稷播艱食則禹固嘗躬耕矣蓋當疏導之餘相其便宜有

可播種以為民食者稷授其方稷與禹未始相離也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乎雖謂稷亦過門不

暇入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

讀本

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

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

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敘

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慶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

敘即所謂固有也敕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

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敕正

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

敕正自我即天敘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

而為五典而五者皆惇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

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如者勞之來如者

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上

昆

適喜齋

力敵既而橫施益殺更復冬
春消滅九河之或盈或涸或
通或渾亦理所必有歷時既
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
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
外而任其升沈壅遏遠淫
潦乘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
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
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
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
曰神禹也○集註累水名當
云潔者河之支流也出東郡
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止
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
唐之累水乎○四瀆水之易
變者莫若河變而至於絕者
莫若濟余嘗討論濟潰積至
五載始詳以二言曰新莽後
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
枯減出天數夫豈人謀然後

漢書志曰濟水王莽時大
旱遂絕者此初絕也鄭註
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
渠勢改故注釋春秋郭詒山
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
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
吏傳注曰濟水王莽末旱因
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
知有中開復通之事者此終
絕也又曰或謂漢賈讓言大
禹治水辟伊闕與轅龍門析
底柱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
禹貢不見念曰伊洛源間既
入于河伊水能順流非辟闕
之功而何此禹貢之簡處或
又謂禹斷二渠以引其河於
禹貢亦不見念曰其一出自
在卽河之經流其一灤川灤
卽兗州之貢道也或又謂禹
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

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
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問振德是施惠
否朱子曰是然

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
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慶源輔氏曰勞
者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
之所以正其德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
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省也。此乃大學
新民之功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
憂者。人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字。以照應
獨可耕且為與。○句通台宋氏公遷曰。此人倫以道
言。指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
於禽獸也。憂其正於禽獸者。見聖人必明脩道之務。
以別人於禽獸也。言人之生也。有則欲人因其生理
而順之。言無則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則欲
人因其本心而擴充之。皆恐人之不能盡人道也。

存疑聖人有憂之。聖人兼指堯舜。引放勳之言。特以
為證也。不是專指堯。○聖人之憂民如此。此聖人指
堯與舜。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
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
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而又發明出三憂字。在
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
足以釋己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

去又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則金隄者乃禹作不謂禹復爾余曰九澤既破即隄也方當汎濫時縣務多為隄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縣所為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為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鯀之功惟汝水絕跡於禹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出為潰又曰汝有潰此豈禹一無事於汝而被以是名與又豈汝自天然入於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惜善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閒矣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洵有

味哉第難得會心人於下載之下耳○五家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會窮歷之因怪蔡氏書傳於道淮自桐柏引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卷山禹只自桐柏舉之按胎卷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口登槽此三十里之勞乎又過滑自鳥鼠同穴山鄰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當量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其堪噴飯此非鄙語本文參增出耳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

五十一卷之三

欲聖人憂百姓之憂可乎存疑當堯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治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舜憂之舉舜而敷治使契為司徒稷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也觀註不惟不暇耕與不必耕二句便見得有兩層意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人者對已而言而難久教之者惟已取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

讀本

大應惠教化無窮矣應忠字句此其所以為仁也仁字可包惠字
忠字○慶源輔氏曰以己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其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則能廣吾力之所能而俾其恩惠極於廣大繼吾身之所存而俾教化推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家引惟為天下得人難此堯舜之所
以致孜孜然用心於得人也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惟難故憂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洪水多大統名其山後代
方漸於一山之開別標名曰
如桐柏之有胎脊鳥鼠向穴
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
上統為一山爾惟道河積石
道洛能耳皆非其源可如蔡
氏解

謂曰人之有道謂人皆有
善發之性也下父子有親等
並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
其固有而利導之養合註
曰父子五句直教以人倫之
實父子教以有親君臣教以
有義也但重教上親義序別
信皆曰有謂性中原有之道
也教之特從而發明之耳然
其教之方則何如哉故放勳
所命乃施教之方○說統曰
有字最重教以人倫特從氣
拘物教中為之一開明不是

取之於外而益其所無也口
自得曰振德不遺還其所固
有而已勞來以勸其善匡直
以懲其惡○說約曰遠說講
放勳處云民之用力於人倫
而為勞者則獎勵以勞之民
之歸向於人倫而為來者則
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肯平
人倫而為邪者則約其情以
正之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
為枉者則矯其偏以直之凡
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
之要以行之使之自得其性
也既自得其性矣則又從而
世斯營營以加惠焉不使其
放逸忘情而或失之也勞來
匡直俱貼人倫妙然亦本淺
說又曰勞來匡直之貼人倫
猶中庸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等之字之謂達道也今人皆

讀本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音洛也新安

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撥耕字以照應收結獨
可耕且為與一句不特辯闡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
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附淺

說孔子稱堯舜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
法天而德業之蕩蕩一則不以位為樂而事功之巍
巍若此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
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致
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特其心不川之於耕耳夫道
莫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
當先為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蒙
引則法也法字與論語解齊準義

亦同蓋法天則亦與天同其大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

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

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

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

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

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

則是變於夷也

孟子大全卷之五滕文公上

將說開全無已鼻矣又曰兩節結尾一則曰雖欲耕得乎一則曰而暇耕于本自割截不知何緣於聖人之憂民句連扭益禹稷契並說麟與子常屢辨蓋斷自臆解亦初未見大全家引也後乃歎復我耳今觀達說亦云常說多把聖人之憂民如此總承上數節聖人誤矣○困勉錄曰顧麟上云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兩聖人惟大全小詩專指堯而有疑淺說達說俱兼堯舜引則動搖言之麟上謂心兼堯舜而語則以聖人字渾說還他似亦無不可也按語中即明點出堯舜亦不妨○吳省菴曰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教方熟又憂人倫今日命命禹明日命復命

契那有工夫去與民並耕份按堯以不得舜節劉上玉謂註非事而憂之意先務二句本節正解止此至下節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言得人所係之大為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方是解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上節註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因百故句而預透此意於前耳劉說固似有理然愚謂堯舜之憂在得人是堯舜之急先務處即此便是堯舜之憂之獨得其大也下節言得人可以仁天下得人如此其難則堯舜之憂之所以大也然則即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二句為此節正解有何不可劉說又謂不暇耕不必耕亦是預透下意而言之於前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疆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旱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于路亦任擔都濫也場冢上之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去聲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

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上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問鄭讀為聞喪去聲謂仕失位去國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會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此尤不然經文言農夫憂百畝之不易故註言堯舜則不惟不服憂此亦不必憂此正相對若此處不如此說則憂百畝之不易二句便無收斂安得謂之預透下意且惟其於理不必耕是以不用心於耕原與下文不犯複也困勉錄曰為天下得人句只重得人而不重為天下又曰以天下與人只作禪讓說為是蓋此處是要舉一件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尤難耳又曰為天下得人句虛說不專指堯舜特舉堯舜以見例耳玩若字可見淺說將此句貼堯舜講最謬蓋誤看註耳又曰為天下得人難亦是虛說不專指堯舜但須繳到堯舜蒙引惟憂故難一條最明

困勉錄曰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之巍巍蕩蕩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為君者洵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內並無用心意翼註殊謬又曰則天則字註雖訓作法字然仍是論語準則之意蓋法字亦可作準則意講也不是效法之法翼註不是○四書家訓曰用心就指上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羣字意發揮○賽合註曰堯舜之治不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治許行所稱之妄可知矣陳相何以畫粟所學而學之哉

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

通考趙氏惠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

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故集註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築室於場冢上祭祀壇場孔子葬魯城北

泗上去城十里冢瑩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甌甃為祠壇丈六尺冢瑩中樹

以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瑩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

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

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

也存疑昔者孔子沒節見孔門不肯師有四相向而哭皆失聲不信師也獨居三年然後歸不信師

也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亦不信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信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曾子者從煞尾一人不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

幽谷遷于喬木

附蒙引此與上節

遯喜齋

吾聞用夏變夷一意而疊出所以深責之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音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新安陳

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過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理者同

說統曰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說之不可從也前後只一意○吳因之曰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為人只見陳良不可倍而倍之者重得罪於名教耳
徐若泉曰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象上說曾子直指心體說灌以江漢無一毫濁汗也暴以秋陽無一毫障翳也總是一疵不存萬理明淨故曰皜皜乎不可尚此是承上結語○翼註曰濯之潔無一毫汗染暴之乾無一點濕氣也兩喻總是一意俱見得聖心一疵不存天然潔白處不必分濼屬江漢白屬秋陽又曰本文原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言聖德原不以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

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慶源輔氏曰若不無精粗美惡言之則無

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雙峰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此而同一與共辨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秋陽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困勉錄曰江漢二句說者謂是喻聖人之心體此偏也註中明謂是言天子之道道德則自兼內外矣

徐傲曰許行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說統曰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又曰相率而偽正及國中無偽之說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見得又曰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巨履與小履同賈則假借言之以明精粗之難混耳獨言履者緣許行是箇捆履的人故就其明者通之○吳因之曰荀子解蔽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謂墨子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肢脰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即此推之則

許行並耕之論亦是祖述墨子但行者姦偽之尤又逃墨而遠託神農以求伸其說於天下耳孟子闢許行正是闢楊墨只一箇圈子說統曰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直至亦不用於耕耳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變矣是責陳相之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辨故又併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中復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耕已折倒並耕之說次段至而暇耕乎截是言堯舜變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於耕耳截是言堯舜所變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

孟子卷之三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

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

讀本

耳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况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近辭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說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滕文公上

適喜齋

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師亦從並耕生來而未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關之不得平重

孟子卷之五

讀本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雲峰胡氏曰與民並耕之說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關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程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

而無椁

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

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

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克乙反

之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闢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視與之角哉○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孟子

滕文公上

卷

適喜齋

說約曰夫夷子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說叢曰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禮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吳因之曰若保赤子句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在施由親始句○說統曰一本三宇通章骨子仁

孝二字通章關鍵○困勉錄曰夷之受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為二本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又曰夷之自相矛盾處蒙引謂其施由親始則又略有親疏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存疑謂其施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厚葬者矛盾也二說宜兼用

孟子卷之三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制音蒲匍匐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儒而入於墨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以拒孟子之非

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吐反墨而附

於儒新安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髮髯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以釋己所以厚

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新安陳氏曰理屈辭窮強為此說以自逃遁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

譬本為吐反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

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自今斷以為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非謂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己子者蓋兄弟之子與己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

孟子卷之三 滕文公上 趙喜齋

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問愛無差等。夷子既知此說。便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朱子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說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撥出來。奏孟子。却不知愛無差

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為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木。有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問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是亦可概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



滅者此蓋秉籜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也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雙峰饒氏曰夷之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為愛無差等○雲峰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爲若所當然止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或問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蓋一體而分眷戀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疏

讀本

份按蓋謂其一本句恐其字上或有惟字否則其一本三字或作其本

遠近而愛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存疑夷子之言意謂孟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為愛無差等矣但其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此其兩自救之詞也然愛無差等其施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其說亦自不通故曰遁詞也孟子又解書之意以關之謂夫夷子看康誥之語真以謂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隣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有所取也書之言以為小民

千略其遁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
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
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
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雙峰饒氏曰。厚葬其親。發
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
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
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
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
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
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二句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朱子曰。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蓋因其本心

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入而彼

之惑易解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

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

章尤可見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適喜齋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

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

者小所伸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

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

家引不見諸侯宜

因書脈曰宜若可為是陳代解志意○因勉錄曰滕士謂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尋為常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官尺八寸者亦舊制相沿非妄起矣說見禮書

困勉錄曰此節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之非不可以齊景公節為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且夫枉尺以下為應枉尺直尋之言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註須善看○

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語而諷其為之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

皮冠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元首也志士固窮

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

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

言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

豈可不待其招而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告之以

不可往見之意朱子曰若果識得此意游得此心則無

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

一有畏死之心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

無巨細苟愛一身之非其招而懷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

死一者無不為而天賦之與君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

是以夫子取之附蒙引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言

是操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

元同虞人是志士乎是勇士乎抑兼得志士勇士

乎曰若貶斥而死則為志士矣虞人奚擇焉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二 適喜齋

梁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
○翼註曰枉尋直尺如大壞
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
為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為非
不利而不可為也戊戌墨卷
多是就得不償失并違其計
利之初心說惟程文得之
○他錄曰陳新安謂見諸侯
不非小節極是然孟子此處
亦如未辨此意只是言義之
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至
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又
曰大全朱子接天下一條當
為曰文且子過矣之下

孟子卷之六

讀本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行靖尹氏曰有
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朱
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
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
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
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
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
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
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

以極其流而言之附蒙引甚言其不可者蓋枉尺而
直尋已不免於喪已而為不可乃至於枉尋直尺所
喪愈多所得愈少乃不復計較廉恥而為之甚不可
也孟子非是以枉尺直尋為可至於枉尋直尺乃不
可為也此便見得枉尺直尋之言不是正當話然
猶是做有直尋之利說至末段則又破去了利字謂
決無枉尺而能直尋之理皆是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適喜齋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

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疆而後

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

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

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

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

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宋子曰詭遇是做

是做人不敢做底○雙峯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

匹書脈曰此而得二句是惟其蓋與為此之心若丘陵脂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通喜齋

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存疑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而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馳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饒氏說亦盡明白蒙引不知何為未曉○蒙引謂王良簡子語之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兩句要相連說重在下句看大註而字可見且獨曰今嬖奚不能也尤可見下句重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

指枉尺直尋○賽合註曰大則以主小則以伯丘陵禽獸耳又焉用之徐傲曰枉尺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己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言益明矣○翼註曰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也直人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正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謂欲為得○困勉錄曰不見諸侯非小節此不但在利害上方有此意但上文孟子未暇及此意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耳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

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蒙引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弗為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更提頭而自為一條○言汝謂一屈已便可致王伯不知道道不行於己而欲行於人無是理也尚何王伯之望哉故曰直己守道所以濟時乃知孟子堅執不見諸侯之義者固非自為貴重也為是故耳○或曰居今之世出處

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

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

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

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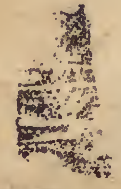
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

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為聖賢○新安陳氏曰楊

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龜山謂雖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己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己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徇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十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滕文公下 適喜齋

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也達說云總是說如何其可也



讀曰公孫衍張儀
史記本傳蓋衍陰
入陰晉今華陰縣秦本紀
景文君六年已五魏納陰晉
大史名曰寧漢地理志故
秦惠文王五年戊子更
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衍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

蒙引天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
義理者也陳代之言主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
得利害專主利害者未免乖於義理而終之則利害
所計者亦不完此章自齊景公用以下俱從義理上
說至末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者於利
害亦盡矣○存疑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
用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夫枉尺直尋以下是
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
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
不可為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
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
矣以下是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

生長時尚屬魏故為魏陰晉
人至儀則魏之支庶見呂氏
春秋故太史公曰三晉多權
變之士
困勉錄曰新安謂二人皆破
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然按史
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印為
從長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
也
困勉錄曰蒙引謂丈夫之冠
也父命之引禮全在女子之
嫁云云夾帶此一句按此說
固似是然孟子說丈夫一段
正見丈夫且不為何論丈夫
夫也非全不重也又曰翼註
謂以順為正二句但就女子
說下補儀衍乃蒙引則云以
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看本
文及書註此二句似乎是孟
子之言然問諸讀禮者則謂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
兵猶火故也蒙引通鑑所謂犀首者卽行也犀首
魏官名衍嘗為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
伐趙以
敗從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
虔反
冠去聲女家
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
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

滕文公下
孟喜齋

此二句皆是禮言按蒙引太
拘禮文雖或有之然此二句
只作孟子自言為安存疑得
之淺說從蒙引不是○賽合
註曰禮在無違夫子止末二
句還是孟子言

國書家訓曰儀衛所恃在權
蓋子所恃在道德主持自
我○困勉錄曰廣居三句猶
云尊德樂義與儀衛之恃權
勢相反得志五句猶云則可
以器豈矣與儀衛之俯仰從
人相及內揚出三箇大關頭

來說又曰大全辨也山張氏
苦苦說廣居正位大道不可
分○仁義禮故於齊朱子可
父○與註曰大道守身路字
下獨行其道守身是道理兼
三者言○四書脈曰與民由
之難說是必與斯民共好廣
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
其所居以論有天下推其所
立以論備天下推其所行以
化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
意
困勉錄曰論來仁禮義俱是
本於心而達於事然分言之
則三者自有存心持身處事
之別又曰玩大全朱子兩居
廣居是三句之主然口氣只
是三平朱子是論道理如此

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

事也雙峯饒氏曰儀衛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
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

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為况大

丈夫乎附存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兩句正是
孟子之言說了方以集註貼之云二子阿諛苟容竊

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安得為大丈夫哉○蒙

引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

是他國諸侯懼也本國諸侯他却着阿諛苟容始得

又曰阿依也諛諂也

阿諛所以苟容者也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朱子曰此心廓然無
一毫私意直與天地

同量這便是若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

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

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

行天下之大道便是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

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

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

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

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

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峯胡氏曰集註
於三句雖平說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
從可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
仁禮義也所得亦
即此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
義之道淫蕩其
三者

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趙氏曰富貴則求欲從故易至蕩其心

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阻樓震懼故多挫攝其志氣

○何叔京名

昭武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

反部鄙

天下不復

反扶又見

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

反以念可

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

耳何足道哉

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力到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善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

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習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趨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乘

舜而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

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行儀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押闔搖撼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行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弼違為義不當徇其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為以神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仿按以神其說神字乃伸字之訛

仿按註云蕩其心也云云則前句所謂不能淫此廣居正位大道之說非是

孟子

滕文公下

道喜齋

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峯胡氏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之氣哉？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故君子而不流，至章末與此一節，言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出平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附淺說所謂大丈夫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恃在己而不恃在人，存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廣，持身以禮而立天下之正，位制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道，所性既全，無往不善，得志則與民共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遇富貴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富貴，而富貴不能淫，遇貧賤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貧賤，而貧賤不能移，遇威武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威武，而威武不能屈，高明與游而超然於塵埃之外，從容自得而浩然於天地之間，此之謂大丈夫。○蒙引：廣居曰天下之廣居，正位曰天下之正位，大道曰天下之大道，天下字不閉，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此只言仁禮義不及知者，知則知

讀本

西書孫曰：此件萬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覆載八荒，何廣也？份按四書脉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思謂存疑所云似亦有理，然終當以兼說為長。

此三者弗去是也。存疑居如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廣居者，自其安而居之，則曰：安宅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者心之德也。愛之理曰：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在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目廣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居惡在仁是也。仁者愛之理，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如之？此人之所宜居，故謂之廣居也。居廣居，看來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川意也。蓋充得此理，盡便是能居廣居也。○位是人身所立之處，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禮是位。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可體認立正位意。禮是人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言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得志與

孟子

滕文公下

九

適喜齋

四書家訓曰古之君子仕乎
官豈不知蓋將欲以難仕諷
孟子故先以仕諱之耳○困
勵錄曰徐微感云皇皇如也
此語必找實讀是以未仕
者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
而失位者言接養合時得書
無君則弔言無君則弔以已
仕而後失位者說○合
此語出經就是失位之初不
可認激三月後事惟其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
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
矣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
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
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為見用

圖也份按翼註云弔作自
家憂戚之意愚謂下節不取
其是自家憂戚則弔字固是
他人之弔也

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
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
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
出記王制下汶是孟子解禮

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
善其身也居仁立禮由義則道充於己在外者不能
誇之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道理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記曰皇皇焉如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

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六學以等諸侯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
工商執雞擊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

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
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
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
先雞取其守時而動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承反

五十六 滕文公下 十一 適喜齋

份按禮書藉田公桑二條宜
採今補載之禮書曰天子
為籍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
也冕而朱紘朱者正陽之色
也諸侯為籍百畝於東郊少
陽之位也冕而青紘青者少
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
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國
語曰日月底於天廟臣於社
古先時五日告協風至即齋
宮三日乃行是也其日則剛
日而禮曰外中用剛日月令
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
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
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
夫農正陳藉禮是也其禮則
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
稷太史暨師饗人犧人膳夫
農正司徒大師贊事于外周
禮凶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

種之種獻之於王國語曰
太史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
也親載耒耨耨農者之出疆
也載必持於保介之御問又
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御所
謂一墾也三公五推御諸侯
九推御所謂班三之也王以
一人而發其土三公三人卿
九人大夫二十七人繼之則
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
言者人數也庶人終於千畝
甸師所帥之徒也既事則王
俸太宰班嘗之庶人終食友
執爵於大寢公卿諸侯大夫
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
事也若夫夏耕秋穫王又至
焉國語所謂藉田亦於藉是
也後世月或用孟春日或用
亥或用乙耕或於東或於東
南或於近或於遠衣或以通

禮曰諸侯為籍秦昔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

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記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音纓也躬秉耒

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

稷先古以為醴酪粢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以共齋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

之而使庶人耘芋終之齋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

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

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

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川之官也三宮三夫

人也宗廟之禮君音親親割夫人親春之音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音反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音受之繅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音斧文章音周禮冬

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而服以祀

先王先公音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音大昕季春朔

日之朝也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種浴於川桑於公

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

濕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

此所以奉為君服與音不聲遂副禕而受之副禕王后

之服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于三盆手

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

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

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為之而屬兩端于武所以

固冠于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

之衣猶王之袞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

天冠青纁青衾或或以罽絺
或畫纁或祭先農或祭社
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此歷代
之禮所尚異也考之於禮
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祥小祀
也其禮主先高先農也王以
玄冕祭之則耕藉之祭先農
其服玄冕可知也小司徒凡
小祭祀奉牛牲蓋其肆鄭氏
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
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
藉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
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畧同矣
○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
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
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
郊公桑蠶於近川爲之以其
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
煉墻而外墀之所以謹於養
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

於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
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
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履以
黃履車以翟車只面組總有
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
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得時
氣也是明其不當留養而留
養者所下夫人治世婦也考
之祭義諸侯卜三宮夫人世
婦之書者使人蠶室則后不
常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
人副禕受之三盆手則后亦
副禕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
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
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
宮夫人世婦使人蠶室者內
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先王
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裸獻
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
飲以至王耕籍后獻種王射

人者禮記注謂審二王之後與○吳氏程曰副編髮
爲之所以覆首爲飾禕與鞶同刻繒爲之形而采畫
之綴于衣也○趙氏蕙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
禕衣其一其色玄追司掌王后首服爲副夏后氏官
名故以名冠冕之官副遺象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
若今之步搖副禕皆祭服 則薦 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
祭又薦新祭以 黍稷曰黍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
首時薦以仲月 也皿 眉承 所以覆 敷救 器者 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
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
爲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峯饒氏曰三月
無君則弔恐是爲上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
爲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
且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
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

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蒙
引則不取以宴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准士無田一
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說夫人蠶繅而又
兼祀先王先公者諸侯亦助祭於天子之廟故也○
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
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
內事也○夫人副禕受之註云副者王后之首服猶
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
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註謂審二王之後與愚
按謂王后之服只循舊文而不察夫人亦有副也如
衮冕一般天子有衮冕諸侯亦有衮冕但天子自有
天子之衮冕王后自有王后之副禕制固必有等殺
矣此處小註都欠主張○繅三盆手小註不甚明禮
記註曰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
則以手抓出其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云夫人之繅
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繅繅繭爲絲也
亦作繅○士無田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是爲無田
也○牲殺牲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故曰牲
造喜齋

五十六 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系
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
系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
俸者重繭之成也繭必三盆
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
王籍之三推也然後布於三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練遂朱
練之玄黃之以爲祭服猶庶
人之終畝也

份按王之吉服九而祭服居
其六后之吉服六而祭服居
其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
禮饗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
異色后之服連衣裳而色同
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
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
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
偶故也所謂后之吉服六者
曰侍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
緣衣而禕衣揄狄闕狄者衣

服也禮書謂皆畫翟於衣此
之謂三翟也禕衣色玄從王
祭先王服也揄狄色青從王
祭先公服也闕狄色赤從王
祀群小祀服也鞠衣色黃服
之以贊者也展衣色白服之
以禮見王及賓客也緣衣色
黑服之以燕居及進御於王
也此六服皆素沙爲裏也內
命婦三夫人之服鄭注玉藻
謂爲揄狄注內司服則曰闕
狄二說不同九嬪蓋自鞠衣
而下世婦自展衣而下女御
則緣衣外命婦三公之妻鄭
注以爲闕狄禮書謂爲揄狄
未詳孰是孤之妻服同九嬪
卿大夫之妻服同世婦士之
妻服同女御若乃二王後之
夫人及魯夫人則禕衣也侯
伯之夫人則揄狄于男之夫

殺○輔氏解不敢以宴謂神不敢以自安者非也上
句不敢以祭是人下句承言亦不敢以宴乃可謂神
乎且神既不自安則人又當何如何不
就人言不敢自安愈爲見其可弔耶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

故爲去聲
舍上聲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

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形何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

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

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

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

忘義也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

據道之極不爲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

八則闕也。崔氏謂于后三
得數皆十二列國夫人及三
公夫人。雖數如命數理。或然
也。其在列國之臣。蓋公有孤
自卿大夫有士。其妻服亦分
為三等。與外命婦同。而侯伯
子男之國。無孤者。則卿妻
鞠衣。大夫妻展衣。士妻綠衣。
也。但天子之卿之妻。正展衣。
而侯伯子男之卿之妻。及鞠
衣。恐未必然也。三程之首服
曰。謂所以覆首者。後世步搖
也。鞠衣展衣之首服。曰編列
變為之。若後世假紵也。緣衣
之首服。曰次次。第髮長短為
之。所謂髮髻也。謂編次之下
則以纒笄為飾。纒謂髮者。笄
今時簪也。
份。按祭義夫人曰。此所以為
君服。與大全襲輯釋本多一

奉字宜去。又趙氏惠一條。出
司掌王后司字。乃師字之訛。
呂晦村曰。急在難仕。兩義相
資。惟其急仕。所以難仕。周害
不解。此意故將急仕。層出翻
駁。誘令孟子深入。將謂一句
跌轉。直破孟子難仕之義。令
其無可轉身處矣。孰意被孟
子點出道字。仍復如神龍。婉
轉不可捉摸。急仕難仕。本是
一事。言曰。打作兩概耳。
或因之曰。彭更以為泰。暗指
其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
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為非泰。
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
云。則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
以為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
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也。
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
為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

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
於為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謀灼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為士而仕者。不循
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己以徇利。枉道以事君。
則為聖賢之學。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
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
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峯胡氏曰。集
註末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
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
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
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
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
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
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附存
疑。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
問之本意。故孟子答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此

君子所以難仕也。○蒙引。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
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
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不欲速者在。
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
得直。戀反。音丹。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直戀反。合正。
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杜戀反。內
訓。通殊。
附會。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
為泰。陋矣。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
為泰。陋矣。



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
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即申
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
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
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
一言以蔽之矣○齊合註曰
後軍三句雖泛言之其實暗
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
看重齊一邊

齊合註曰子如通之下宜補
云如通功易事則獨男得
女安得食已哉與凡梓匠輪
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
子矣○說統曰於此有人焉
曰極重蓋吾道值大明之
時即繩趨尺步不見所繫之
重今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
乾坤何等時節乃有人焉起
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
又曰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

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幾把
先王的道理決裂殆盡故欲
守之以等待後之君子敏有
關邪衛正工夫孟子實皆自
任○困勉錄曰守正所以為
待無兩意

翼註日子何以其志為哉三
句指定君子說勿泛○四書
脉曰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
論以詰問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
可也

日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賢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

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
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

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通考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
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附存
疑先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
也觀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可見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又
須說得寬蒙引曰如論井田學校之制
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日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
食志食功之食皆

音嗣

下同

孟子卷之二、滕文公下

五

適喜齋

吳因之曰且子食志乎至曰
否主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
食功之句耳然非食志食功
二句又只是中明子何以其
志為哉二句意見平日本是
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
志不論功耶
呂晚村曰此與素餐章同意
但彭更多一番巧辨食功食
志志說展轉支吾孟子亦隨
難隨解且縱且奪耳聖賢無

求食之志而有可以得食之
功
於答彭更只自推
明其可以得食之功略不辨
其無求食之志者此固不足
辨也若可以得食之功則又
有二使吾道大行澤被生民
而享天下之奉雖彭更亦以
為宜惟道不行而傳食諸侯
則以為無事而不可耳然不
知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其功
不在禹下區區傳食豈以為
泰特論功至此則已是聖賢
大無聊事感慨係之矣
四書脈曰此行王政就征伐
上言○翼註曰滅滕伐薛敗
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
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
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川
兵上說
四書釋地曰漢地理志滕封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音嗣之音嗣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
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
欲而祿之哉如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漫武安反子食

漫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

義者矣雙峯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
從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
今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

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子
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
泯○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兮章參
看君子若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
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
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
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
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
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矣食功而
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
功於吾
道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六 適喜齋

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氏釋
側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
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
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
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
滕諸國策作宋滅而通鑑
繫之滅王二十九年乙亥上
與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
於宋初王時即曰嘗滅滕似
乎太驟只當曰宋君偃立十
一年自稱王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云
因勉錄曰呂東萊云王者恐
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
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
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
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
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齊
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
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

湯之憫葛伯何等用心真天
地不棄一物之念

困勉錄曰匹夫匹婦大全蒙
引存疑淺說俱無明文而說
約直解義各註則俱主童子
之父母說份按匹夫匹婦
可指童子父母說亦可即指
童子說蓋童子亦可云匹夫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

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成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

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朱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餉

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七 論語齊

也帶匹婦言者古人文法不
拘泥也

發合註曰湯始征二句本其
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
重十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
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又
曰為匹大匹婦復離曰不止
不變曰誅君弔民皆湯王政
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為君而
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發合註曰曰綏士女曰救民
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

王政處故四海之內皆望武
之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
之也

孟子卷之六 讀本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通考趙氏惠曰所
征十一國按詩商

須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
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
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
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股凡六伐餘無可考餘已見
反前篇新安陳氏曰此湯行
王政而王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迓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
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
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
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七 適喜齋

說統曰引太誓只重則取於
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
也

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
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
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
民也。國後說其土女皆篚厥玄黃以迎武王之師且
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也於
是皆臣附于大邑周焉。○蒙引大註紹繼也猶
言事也紹何以為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說統曰不行王政云爾是直
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
煞他那小字○齊合註曰此
節正是辨其不得為王政乃
歸重處全無勉末意四海對
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為君
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
政如湯武王云爾苟真心實
意是伐罪弔民而行王政如
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
則四海之內翹首企踵如夏
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
想願奉為共主齊楚雖大又
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
內書昧曰此章主意只在不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
曰此武王行王
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
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
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
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尹氏
說盡後世為國而
不自彊。但以彊大為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
於已。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
滕文公下
七

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末節
為望宋行仁○困絕緣曰雖
說宋不行王政亦是所以望
之然口氣內則無此意又曰
看來此章與取燕章俱要見
不畏人意
說統曰設喻以起下文專與
久兩意並重又曰下文一薛
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

四書釋地曰炳燭齋隨筆云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註云莊
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
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
木百車於莊昭十年久敗諸

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
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
即此嶽也蓋背齊城內街里
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
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
言疏乃祁武士人作不解名
物制度書不似疏益為信然

孟子卷之六

已○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彊晁補之曰脩德
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脩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待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

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

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
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
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

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待取辨於一
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
集於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
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
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峯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
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去
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適喜齋

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附蒙引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拔也。○味孟子此意蓋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招羣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無益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附

引古者不為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為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汗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不可泥總註而界然分為三意全不相屬也。

因勉錄曰蒙引謂不可泥總註界然分為三意此非以分為三意為不是也蓋欲以三意相承說耳蓋總註是撮大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

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

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已求

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附通義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適喜齋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讀本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之見音現惡
去聲矚音勸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
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
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
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
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彝不可殄貨既先
來加禮於己則已焉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
矣故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
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附存疑孔子矚亡往拜

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
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
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
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去聲之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

吳因之曰脅肩節講三子之
言處先要說得鄭重須含深
悲痛絕之意躍然言表則下
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義
下文語意全在上文種根此
等處全要理會○姚承菴曰
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
多少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
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
神明獨覺處自亦微然其見
於詞色當時即見王侯者大
抵皆是此狀○蘇註曰脅肩
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
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又曰
諂笑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
明知可恥而明自蹈有不可
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
困勉錄曰吳因之謂不曰所

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為高者也按因之為此說者蓋欲以曾子子路與段干木泄柳對也不知段干木泄柳亦可謂有所養但其所養有不問耳况此節以重在不論於江正不必如此說大全業引有疑淺說亦俱無此說○養合註曰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推開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足一子之所養當與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之君子例前作口員說此說雖通然與詩背只從註為當○四書脉曰所養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

見是苟賤以求合與魯君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
○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椒報其色者為非己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

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音賤而可

恥汪氏延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喪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會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必矚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會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慶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

說統曰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毫釐則失之矣干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會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汚賤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汚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木泄柳猶為狷者也○雙峯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會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雲峯胡氏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汚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音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述喜齋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爾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徒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德缺一不可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

不務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辨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自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為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通旨朱氏公遷曰語年饑用不足章什一去關市之征章及言賦稅皆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徽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

翼註曰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生民以來非一日矣兩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份按註



反覆相尋雲峯胡氏則謂是
氣化人事之反覆相尋微菴
程氏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
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
尋當以程氏之說為長○氣
化之所以盛衰以人事有得
失也而人事之所以得失以
氣化有盛衰也二者原不相
離今試思三代而下孰為氣
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者孰
為人事之得失而不關氣化
者孰為因氣化之盛衰而人
事有得失者孰為因人事
之得失而氣化方有盛衰者
雖強欲分之而不可得者
矣雲峯及蒙引困勉錄之說
皆不盡然也○惟洪水之災
乃自洪荒以來未能平治者
似止由於氣化然自堯以前
人皆無治水之策則亦未嘗

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
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
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
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峯胡氏曰
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
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
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
○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
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
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
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附蒙引朱子作李忠
定公奏議後序云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
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
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所謂感於人事之變者自
人事得失言也所謂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者
自氣化盛衰言也○存疑小註輔氏說堯之亂純是
氣化孔子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
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
未嘗無

不可謂人事之不脩也存疑
所論極是

洛晚荀曰山川崩濶日月薄
滿若以數言之皆是常理常
度耳然帝王正說不得是常
理當度以轉移氣數之責在
帝王天人感應之由在帝王
予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接
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
足畏者非愚即諛凡小儒偶
得唐古之術而未聞聖道斷
不隨此義也○困勉錄曰警
余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
要見洪水之為害大不重聖
人之懼災上此誤本雲峰胡
氏又曰大抵因當時人只知
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洛水之
名故又著洛水者洪水也一

人事未脩是未嘗無人亦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思
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
氣化實未嘗無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

降又胡貢
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

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雲峯胡氏曰自開闢至於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
自堯起有徵也洛水繫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

遄喜齋

句不然則只引澤水警余一
句是矣。分按困勉錄所云
是引書正解然呂說亦精故
錄之。
四書釋地又續曰朱子語類
禹貢曰禹治水乃是自下而
上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
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
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
泄未得上當愈甚是其治水
如此又曰禹治水先從上低
處而下又曰禹只是先從低
處而下下而之亦盡殺則
此亦之舉也。後方可下于不
覺謂地勢低而注之海正
所謂上而之水盡殺也在所
等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則所謂上而之水漸淺在
所後禹當自治水方略等開
爲孟子指出後人治水專與

此三言相反○四書釋地續
曰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
二水自荒裔之川謂水止在
雍洛水止在豫濟水則滅沒
難明當在謂疑之列迄今其
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
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言水
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
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爲
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
覺笑。
景范曰江淮河漢條之水河淮
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
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
當以治水爲主能龍鳥獸俱
歸說○賽合註曰鳥獸即蛇
龍之類○份按此節當以治
水爲主驅蛇龍即治水中事
只帶說困勉錄謂水由二句
承掘地句陰附二句承驅蛇

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
一亂卽轉而爲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

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
相爲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
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
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通義仁山金氏曰
止父桐陽散翁曰洪水滔天多是潦降水生之時而

禹之疏鑿則在泉縮水落之候集註掘去壅塞此爲
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兗州平土當河轉之衝故
禹醜爲潔水疏爲九河亦爲平土氾濫故掘地而使
之歸港震澤三江亦然如後世開渠泄水則亦有之
其餘亦多是開
鑿岸口壅塞耳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
下同沛滯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龍句非也險阻註中明指為水之記濕豈得屬之龜蛇龍之類存疑謂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及蛇龍者亦非也呂晚村曰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其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類不是定治亂之數於此也且稱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與禹三代時放代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

而為欲夸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

五十一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

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雙峯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附蒙引由堯舜至於湯亦五百有餘年而湯實伐夏救民是亦反一亂而為一治者孟子何故畧之曰據湯盛德實不在武王下然桀之亂不如紂之甚而湯靖難之功亦止一舉而大事定悉數之不過什一征耳此於禹之治洪水武王周公之誅紂伐奄驅飛廉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其勞實數倍也故畧之舉其甚者言蓋亦偶然無意於抑之也○邪說暴行又作上文云云全指在上人為亂首者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云如此說又字方有歸着不然又字無安頓了○唐高宗欲廢立后許敬宗倡為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之說以贊之

然後廢立始成王女石將行新法以利民利必假周禮以文之自古及今大抵皆有暴行必有邪說以文之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相去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

鄭音昭曰奄字書作郵

說文衣檢反註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

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滕文公下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慶源輔氏曰此

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次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爲也無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憲之法無一之或墮夫然後可以爲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蒙引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勝也不可依近時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也○存疑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淺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爲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

份按蒙存之說與淺說不同蒙存本是正解然淺說亦可備一說故並錄之

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十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亦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

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世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且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孟子大全卷之六滕文公下

四書家訓曰孔子懼懼上黨秋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

春秋以明天子之事○養合
証曰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
而為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
之辭以明春秋天子之事
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
事內矣○困勉錄曰翼註謂
新說天子之事不作託南面
之權說只是還大權於天子
意最妥即高申玄之意然所
謂還大權所謂尊周室者如
何還之如何尊之亦仍是託
南面之權矣又曰夫子之託
南面與伊周之放攝同一例
也且又只明其事而已未嘗
行其事也雖託何傷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

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新安倪氏曰書畢陶謨篇

云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
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
而為後世法也○惇與之惇集
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

作遏人欲於橫流有大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
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通考吳氏程曰

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
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事功言孔子繼往聖開來學
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
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而蒙引要
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著天子之事一句說存
疑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
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
以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子也罪之者小人也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

緣使懼恐未足以為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
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
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
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
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
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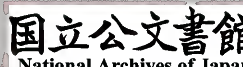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六滕文公下
三
適喜齋

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通旨朱子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此節總論一經之旨雅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旨是又專主征伐而言者也○蒙引朱子說一治只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而不及亂賊懼語錄又云非

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此正與集註一般當如何分縷曰集註及語錄與孟子自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俱一般何也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後世也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其將來者

說約曰此條照遠說在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幾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流毒轉轉遂使無父無君之害我賊無窮世道大壞於後率獸賦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說約曰是禽獸也截上斥楊墨之非下著楊墨為害之大並節以處士橫議一句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為編以為我秦愛四字為案
以無父無君四字為斷以禽
獸二句為結局又曰聖王不
由以主持道統者無其人耳
又曰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
此勝負斷不容髮處邪說誣
民二句即是申解上二句意
玩是守日明之義合註曰由
孔子來至於今聖王不作故
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
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
處上橫議之則勉錄曰無父
無君猶未至於弑父與君至
率獸食人而相食則弑父
與君亦有之矣又曰註人皆
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二
句只貼得一獸字而大亂將
起一句則總貼率獸食人
將相食二句玩達說自明淺

說以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
禽獸二句貼率獸食人而大
亂將起一句貼人將相食殊
謬又曰自楊墨之道不息四
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
下食人此四句未便是食人
○異註以孔子之道即作春
衣以誣君父之倫者故楊
墨而不著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而相食
橫為皆去聲 率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
扶又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墨子愛無差
楚直反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

義見
形旬反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

雲峯胡氏曰不中則曰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

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

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
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

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
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
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
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則後救之若不
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
之所以為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
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
吾不取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
下利溥矣○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
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
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相水蠶食必不能堪
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疏其孝不周至非無父
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說朝歌墨子回車
想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
率獸食人亦深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
然即他之道傾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
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佹佹然
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
邁喜齋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蓋頌陽曰墨氏言仁豈
能如於窮人之仁楊氏言
其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
彼其充塞何也而仁民倒邊
做做得意恰有一段精神能
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
不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
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
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

讀本
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開百事廢弛。遂
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
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
此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
也。然有殺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
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存自
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
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
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
無君。安於戕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
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
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
句。只是說天埋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
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長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
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
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於充塞塞人心。
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
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况能擴充之。以全

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
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疏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
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片心。無
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
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
若是而自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雙峯饒氏曰。
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
了義。存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
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通旨朱
氏公遷。則聖賢謂之以義。孟子之時。楊墨三家最為
害道。其次則有異家。農家縱橫家。及貨殖之徒。各專
一業。以聾聵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
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
深闢之。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其言害事者無父無君之一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卿斯自以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

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問墨氏兼愛疑於仁

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宋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

不屑世務之力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楚地做

佛氏最自精微動得人處○雙峯饒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

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了通考在由金氏曰佛氏叔滅類揚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

施類墨而生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楊氏與

曰晉魏出臣尊崇佛老與中道絕又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為害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

縮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

商英也故上而看相下而問里信之而不疑○愚按

二樣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

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

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

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何復障若

以理為障則是己與理為二又曰釋氏有出家出世

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

去則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

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又問華嚴第一真本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

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日禹周公孔子以事功言

因并附焉通旨宋氏公遷

滕文公下 卷之六 滕文公下 讀本

勿按此節是結上三聖之事
以起下我亦欲云云以承三
聖意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平之也總結上文也

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存疑前既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昔者禹抑洪水兩條又是總舉之意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

說見形句反下解見音同

上篇承當也

雙峯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荆舒者以楊墨乃夷狄之教也附蒙引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

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

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麓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末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

吳因之曰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己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先如予私淑諸人語意也困勉錄曰因之謂據蒙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為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詖行距之於淫辭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詖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詖放淫為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按

蒙引與大全是論道理如此若孟子此章本為好辯而發其意自歸重在息距放也因之發得極透淺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因大全蒙引而失之也不知大全蒙引只是論理之詞也○份按註云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云云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正是以息距放為主蓋人心之所以不正者由於邪說之橫流故息距放乃所以正人心吳之旨○或問云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即註邪說橫流害人心術之意其上文謂人心不正而邪說乘間得入乃又在其前探本言之須善看

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問邪說詖行如何分雙峯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詖

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雲峯胡氏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人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通考雙峯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繳上不得已去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蒙引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閒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文字故云云○孟子知言先淫辭後邪說此則先邪說後淫辭者何也曰說短而辭長故淫辭居後

方孟旋曰孟子非懼己之力
孤又望人之口舌以關之只
是引天下之人共為聖人之
徒見三聖之道人人可承無
非正人心意也○困勉錄曰
翼註云註中發公其責於人
之意最好又一說不重公其
責於人只以徒字應上節承
字而足其意耳按賽合註謂
此節亦是足上意蓋能言而
距楊墨吾於人且有厚望况
身任其責而忍自諉亦明已
之不容不辯也此即翼註後
一論之意也看來還是公
其責於人之意○份按說叢
宗能言節註最好言當此之
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
是此心有上張即此是其心
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倦
倦屬望於處士橫議之日正

不必看得太深愚觀存疑云
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
楊墨也翼註云能言距楊墨
者是以言而距楊墨非但言
此距楊墨三字也當以存疑
翼註為長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
意有未盡故復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
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不必士師也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
則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
下使天下人人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
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
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
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
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真氏曰
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

人之類不淪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
胥於禽獸也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
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朱子曰出邪則入正
出正則入邪二者之
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
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
同○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
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
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
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
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
陳氏曰如解攻乎異端為攻擊閑先聖之道為閑習
皆是不必攻討之說附存疑能言距楊墨謂能
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
○尹
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適喜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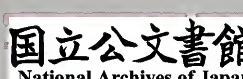
讀本

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

度待洛聖賢之心也程子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

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是天地有缺齧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

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闕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四書解曰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月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
○四書釋地續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鄭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柳泉口即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丘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幾二百里矣

翼註曰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翼註曰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者義盜跖亦然若律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

孟子卷之六

讀本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螬螬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籜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上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

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

世然後可以為廉耳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

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存疑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也如仲子之

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能亦不得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

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滕文公下 三

苦立意故責之如此○說統
曰此正明其不能如蚋處伯
夷盜跖字不可混但合義的
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
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

孟子卷之六

三

讀本

非義則是未能如蚋之廉也

蒙引大註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

文下飲黃泉二句內○伯夷之所築二句言未知其果合義與否若合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所築不要泥伯夷盜跖字○以仲子之廉孟子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為盜跖之食與以明其所居所食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合意不露下文方盡發此意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虛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

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內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 頻與顙同顙與

覩同子六反惡平聲 覩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覩覩鵝聲也頻顙而言以其

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淺說是何傷於義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曰是亦不義也何以言之仲子齊之世家也云云出而哇之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乃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為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得為義於兄之室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不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子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四

適喜齋

以母則不食云云。○蒙引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敘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也。○是親親之肉也。是其兄譏之之言。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平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說約曰欲充其操亦惟并不可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斷斷不能矣

份按說統謂此章不是責他廢母兄之倫困勉錄謂圈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賓意愚謂經文明以辟兄離母責之何得謂廢人倫是賓意且居于於陵而食妻所易之粟有何不義而孟子以為是亦不義之類者正為其辟兄離母以母兄之居食為不義耳則從廢人倫立說乃中肯綮也

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附蒙引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之意○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

為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人之所以為

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朱子曰

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猶者之不為一身之口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離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

知之矣。○問濶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為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閒豈可以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赦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閒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感世俗而禍仁義反復闢之蓋有以也。夫。○慶源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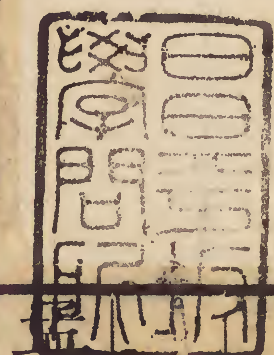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讀本

份按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三句原文若問所從來則織屨辟纒以易之室與粟又安知其所從來之非義更覺分明

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况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為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蚘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蚘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峯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造喜齋

仲子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為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附存疑夫廉者有分辨之謂辭受取予有義存焉辨其孰為義而受孰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辨乃謂之廉也故以孔子之大聖受食於列國孟子之大賢受食於齊梁皆不為貪有義存焉故也仲子以兄之祿與室出於君之待士者皆以為不義而不之受是不知聖賢之義專以不受者為潔乃刻意行怪者之所為過中失正之甚不惟於聖賢之道有所未合充其類於人情理勢實不可行不惟人所不能雖仲子亦自有不能者故孟子推類而言之使其理屈詞窮反已深思而得所謂義者自有在也○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閑聖道闢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許行同意



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